



曼爾嘉

著 美 禮 梅
譯 雲 仲 樊

張裕康書冊

No

嘉爾曼

梅禮美著
樊仲雲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1926



梅 禮 美 像

序

嘉爾曼 (Carmen) 的作者梅禮美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 他是十九世紀法國浪漫運動別樹一幟的人物。他的身世像一般過快樂生活的人一樣，很為簡單。他的父母都是有名的藝術家。他少時曾在巴黎學習法律，二十二歲畢業以後，就轉而為著述的生活。其後六年，他在政治舞臺上，是屬於反對自由一派。一八三一年，他的一派得勢，嘗被任為歷史紀念館監督。他對於職務非常忠心，曾經多次往西班牙、英國、希臘等地親自考察。他語學頗精，英、意、俄、希臘以及西班牙各地的方言，莫不通曉，這在旅行的考察上，實很有利益。因此，他的著作中，獨具有一種考古學家的述證，地方色彩 (local colour)

的描寫，爲一般作家所不能及。一八四四年，他被舉爲法蘭西學士院會員。第二帝政時代，他與富伊爾（Octave Feuillet）是新朝文壇的雙星。一八五三年，他入元老院爲議員。因此頗爲人所非議。他晚年多疾病，第二帝政倒後，他也不久就卒於Ormes，時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

至於他內心的生活，其由著作而表示的，却不止這麼簡單。他的性格，包含多種矛盾的分子。他具着大膽的才智，同時含有畏縮冷淡的性質。畏縮是有傷他的自尊，所以他裝出一種冷淡的態度，或者帶一點犬儒主義（Cynicism）的意味。此種犬儒主義，後來遂成爲他對人談話的慣習。當他年輕的時候，此種狐疑冷淡的性質，當然不深；但他後來，也同我們一樣，經過了種種人生的失意，種種幻滅的悲哀。他受過友朋的欺誑，他曾爲愛人所遺棄。他知道世界的芸芸衆生，都不外是生活的戰鬥。在他的心中，本具有大膽的才智，所以常不願因襲的習俗，披示其中心之所感想。如在其所著給一個不相識女人的信

(Lettres à une Inconnue) 的第一卷中尤可顯然的看出。但是此種坦白直率的態度，到底受了畏縮怕羞的性質的阻抑。他恐怕引起人的譏嘲與非議，於是把自己的情感生活藏匿在諷刺(Irony)的後面，出之以冷淡的態度。他的作品，便是如此。他很少自己吐露其感想的；他是隱在書中人物的背後，任他們的運命自己去活動。他的一生，受倍耳(Beyler)的影響最甚，但倍耳雖極不願把情感顯示，却禁不住偶然有一二語的透露；梅禮美則簡直使人不可捉摸。普通作者，目的在將其自己的思想，引起公衆的同情；他却以爲人的尊嚴，便在保持其獨有的情感。他不願有自己的表現。"For Heaven's sake, no Confessional!" 這是他最初執筆爲文時的話。因此，他作小說，遂不無限於幾個意志堅強的人物，而一切行動，則完全由情感的衝動去支配。他的著作，目的不是爲着那種稍有感觸便爾淚下的懦夫；他是對一般有強固的頭腦，非受極大的刺激絕不動心的人們說法。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不是那些萎靡不振奄奄待斃的，也不是那些才子佳人卿

卿我我的；他的人物，類皆剛強勇敢，情感激烈，把死當作一件極平常的事。所以他的小說，幾全以死——不是悲劇的死，是極冷酷無情的真實的死——爲大團圓。質言之，他的作品，實可以 *L'atroce* 一字總括之。至他的文筆，則亦因他那犬儒主義的冷淡的態度，可以說是樸質無華，輕清淡雅，與當時一般作家如翼俄、高第哀、巴爾扎克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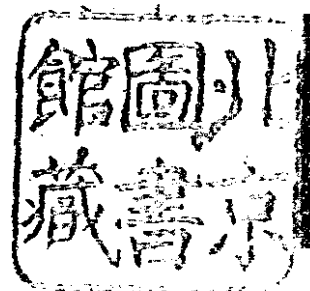
梅禮美作嘉爾曼，在一八四七年，照他出版的書信中說，他於一八三〇年遊西班牙，因與蒙的郁伯爵夫人 (*Mme de Montijo*) 相識，他們交誼很篤，常有書信往還。以後，蒙的郁夫人之女，卽爲拿破崙第三王后，他以個人的友誼，竭力擁護帝政。他於異國情調及女性勢力的感應，非常敏銳，因此便引起他對西班牙的探究，而有嘉爾曼之作。此書在他一生少數的作品中，係屬晚年之作，故敘事描寫，極爲簡潔，與科倫巴 (*Colomba*) 並稱傑構。一八七五年，歌劇作家皮才 (*Bizet*) 曾借此事實，編爲樂曲，開演於巴黎，大家都認爲不朽的偉著。到了今日，嘉爾曼的影片，也已有攝製了。

一

普通的地理學家常把蒙達古戰場置在巴斯都里坡尼的鄉間，大約當馬培拉以北兩里格 (League) 近現今所謂孟達的地方；我懷疑他們怕連自己所說的都不明白。我由匿名作家 “Bellum Hispaniensis” 所述的臆測，由奧蘇乃公爵完備的圖書室中搜輯之所得，從前愷撒與共和國軍士最後一次決死戰的地點，大概在蒙的拉附近。我心中懷着此種自信，一八三〇年的初秋，恰巧作客安達爾沙，於是便逗留了久久，想去解釋心中的這個疑念。我有一本小冊，不久就將出版，正直的考古先生們讀了，當不致有什麼

嘉爾曼

一



805501

懷疑罷。但是現今，在此歐洲學者紛紜莫決的地理問題沒有明白斷定以前，我要說一則短的故事。這與蒙達的地點問題，却是沒有關係的。

我在科陀華雇了一個嚮導，兩匹馬，行李很簡單，不過一冊愷撒戰紀和幾件襯衣，就匆匆上道。有一天，我們行抵加西那平原的高地，烈日直射的曬着，疲憊極了，口又渴得要死，我正在呪詛愷撒和龐倍的兒子的時候，忽見我們這條路的遠處有一塊蔽着草木的地方。這可知附近必有泉水。但是走近去一看，則向所認為綠樹叢林者只是一塊沼地，有一股溪水從兩個高大的岩壁 *Sierra di Cabra* 的狹谷間流出。我心中自忖，若稍向上走，必定可以有更清冽的水源，有水蛭及田雞，也許在岩崖之下還有可資蔭庇的地方。我便遣馬向谷口前進，馬忽地嘶了起來，立即有一陣返答的嘶聲，但其聲在何處，我却認不明白。

我走不到百步，忽覺岩谷豁然開朗，有一個天然的圓形劇場，四周是崔巍的岩壁。在

遠道的旅客看來，這真是最好沒有的休息地了。壁立的岩下，有泉水涌出，水聲汨汨的流入一個小池。池的四圍，是色白如霰的沙泥。五六株亭亭如蓋的橡樹，矗峙在近泉源的地方，受着泉水的浸灌，常張着極大的蔭蔽。樹下小池的四周，細草叢生着，在十里格以內，卽旅館中，當也沒有這樣柔軟的茵席了。

但是這個勝境的最初發見者，却不是我，原來已有人在了。當我騎馬進去的時候，他正睡着；一聽到馬的嘶聲，便骨碌爬起身來，向他自己的馬走去。因爲那馬乘他睡着，已溜到嫩綠的草地上大喫特喫去了。他中等身材，是一個年富力強的壯漢，面上現着桀黠深沉的表情。他的容貌，從前也許是美的，現在則因久受日光的熏灼，作黧黑色，差不多比他的頭髮還黑。他一手牽住馬繮，一手舉起黃銅短銃。說句老實話，我初見他那種手握短銃，面貌凶狠的樣子，不覺喫了一驚；但我却不相信有強盜，生平雖曾聞人說及，可是未曾遇見。況且我嘗見有許多忠實的農夫，他們赴市集去的時候，也常全副武裝，區區一銃，豈便



他一手牽住馬，一手舉起黃銅短銃。

四

足以證明一漫不相識之人，定屬品行不端？再者，我的行李，不過幾件襯衣，一册愛爾席佛出版的愷撒戰紀，他劫去做什麼呢？

我於是便對他點首招呼，並微笑着問他可曾擾及他的睡眠。他並不作答，只把我從頭至足的上下打量了一番，後來似乎覺得滿意了；正在此時，我的嚮導也行近前來，他便同樣

的仔細觀察。可是不看猶可，經他這樣的一看，我見嚮導顏色大變，恐懼得了不得。「這真是不幸的遭遇，」我心中自想；但由謹慎的心思，我覺得這決不能張皇失措，於是便從容不迫地走下馬來，並命嚮導除去羈勒。我走至泉旁臥下身來，先把頭及手都浸在水中；然後像奇地陽凶惡的兵卒似的伸開四肢，俯臥在地上，深深的喝了一口水。

我仔細的觀察嚮導及那個生客。嚮導面色，現出惶惑不寧的樣子；那個生客，對於我們，似亦不抱何種惡意，因為他後來重把馬放了，並且剛才平執着作「預備放」式的短銃，現在銃口也向着下面了。

生客對人的態度，雖是無禮，但我覺得此時究不便發作。我於是便仰臥在草地上，從容的問他可曾帶有打火盒，一面便取出煙盒來。生客依然不作聲響，在袋內摸出打火盒來，當即替我燃着了火。他雖然還未將武器放下，但顯然是相熟識了，因為他竟在我的面前坐了下來。我既點着了煙，便在煙盒中揀了一枝最好的給他，問他可想吸煙。

「好的，先生，」他回答。這是他第一次開口說話，我覺得他的S的發音，頗與安達爾沙人不同，大概也和我一樣必是一個旅客，雖然他不是考古學家。

「這煙你吸了一定很好，」我說着便把真正的哈巴那上等雪茄遞給他。

他微微的點了點首，便從我處把煙燃着，又點首作謝，然後才非常滿意似的放在口中吸着。

「唉！他喟嘆着，煙氣從他口鼻之間慢慢的洩出，『已長久沒有吸煙了！』」

西班牙習俗，以煙與人，正和東方以麵包及鹽饗客一樣，足以表示親密的意思。我的同伴，現在竟出於意外的與我熟識了。他自己說是蒙的拉省人氏，但對於省內的情形，他似乎不甚明白。連我們現在所休息着的美麗的山谷，叫做什麼名字，他都沒有知道。至於附近的村落，那更不消說得了。後來，我問他在附近地方，可曾見殘碑斷碣，故宮舊墟，他只答說未嘗留意。但是，在他方面，他對於相馬的識力，却似非常高明。他批評我的坐騎——

這當然不是難事；後來又告我以他自己的馬的來歷，說係產自著名的科陀華馬廐；這真是一匹良馬，每日曾奔馳九十英里，一點也不覺疲倦。他正滔滔的說着，忽地停了下來，像如自己覺得話說的太多了，有些抱歉的樣子。

「那時，我正以要事須到科陀華去，」他踉蹌不寧似的接下去說，「我要到法庭去上訴。」

他說着，一面留意我的嚮導安東尼；安東尼把眼睛向下視着，默不作聲。

清泉幽林，景色好極了，我不禁記起了在蒙的拉的時候，友人們曾餽我以上等火腿肉數方，便命嚮導從旅囊中取出，並請生客共坐而為臨時的野宴。他雖然不說已久不吸煙，但是我知道他至少必已二天沒有喫食了。看他狼吞虎嚥，像餓狼一樣，使我不禁想起這樣的遇合，在那可憐的壯漢，怕以為是出於天賜罷。但是，我的嚮導，却喫的很少，酒也喝的不多，並且默默地一聲不發；不過當我們初上道時，他的說話確是絮絮不休的。我這位

生客，他似乎有點厭憎。他們因為相互的懷疑遂弄的你猜我忌。可是什麼緣故呢，這個我却不知道。

麵包和火腿都喫得乾乾淨淨了，我們便各人又抽了一枝煙；我一面就叫嚮導配好鞍馬，預備重新就道。正在要和那新相識的作別時，他問我夜來擬在何處憩宿。

我在未看清嚮導的暗號以前，就答他此次是到文泰特爾寇愛伏去的。

「先生，像你這樣，那邊的客棧真壞極了。我也是到那邊去的，不知能否允我同行。」

「好極了，」說着我便跨上了馬。嚮導此時正扶着鞍韁，對我又作了一個暗號。我把兩肩一聳，表示我是非常鎮定；於是我們遂復登程。

我從安東尼奇異的手勢，從他惶惑不寧的情狀，以及那生客無意間所洩露的片言隻語，尤其是這三十里格的奔馳與他前次所誇示的言辭，令人不能置信；於是我想，這位生客，不是私販，一定是劫盜。但這關我什麼事呢？我知道西班牙人的性質，他既與我共吸

過煙，共喫過東西，我恐懼他做什麼呢？反而因為與他同伴，路上一切的危險倒可以安心了。況且，強盜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我實在很想見識見識。這種人物，我們真是很難遇着的；要是一旦能與這種危險人物，作伴為友，一定很有趣味，尤其在他們謹慎將事的聽你吩咐的時候。

我因為要和他漸漸熟悉，所以不願嚮導的擠眉弄眼，儘與他談話。我的言語，當然是非常客氣的。那時，在安達爾沙有一個著名的匪徒，名叫郁斯馬力，他的種種事績，都歷歷在人口頭。『我現在同伴的怕就是郁斯馬力罷！』我自己在想，我把郁斯馬力的軼事，盡我所知的，與他閒談——當然都是讚美的話，對於他的勇武好義，我並且還表示欽慕的意思。

『郁斯馬力不過一個匪徒罷了，』生客淡然地回答。

『他自己的話可對麼？還是自己客氣呢？』我想，我仔細的把他觀察了一番，我把他

的形狀與安達爾沙各地寨門上所張着的郁斯馬力的圖像，比較了一下，實在有點肖似；因此心中便以為他就是郁斯馬力。是的，他確是郁斯馬力。看他美髮藍目，闊口齊貝，兩手很小，衣時式襯衣，絨背心，銀鈕扣，白皮腳絆，而馬又作栗色，這已是毫無疑義了。但是他的這種諱莫如深的行動，我却不願加以破壞。

我們一路行來到了文泰，正是他所說的——我生平第一次見到這樣陋隘的客棧。一間大的室內，廚房、餐室、寢室，都在其中。室中央置一石板，以為燒火之用，屋頂有洞，煙氣即從此透出，但實則煙霧並不透出，還是漂浮在離地數尺之空中。近牆處地板上，張馬毛呢五六，即為旅客夜來休息之地。與這房子相距二十步——實在便是我所說的這房間——有一草棚，則為馬廄。在這樣有趣的宿舍中，此時，冷落得很，只有一個老婦與一個年約十一二的小姑娘，兩人俱膚黑如炭，且衣服亦頗襤褸。

「唉，」我想：「這樣的人民，難道就是古蒙達·倍的加的苗裔呀！愷撒呀！龐倍！你們若

能返到現世，目覩此種情狀，是將怎樣的驚異呀！」

那個老婦一見了我的同伴，不覺大為驚異，呼道：「哦！郁斯先生！」

郁斯扳起臉來做了一個命令的手勢，老婦當即一聲不發。其間，我便轉向嚮導，乘郁斯不備，打了一個暗號，使安東尼明白我將與之同宿的人，他的事情我殊不願知悉。晚餐預備好了，設在一張尺許高的小桌上，餚饌之佳，真出我意料之外。第一是老雞與米及胡椒的雜燒；二是油煎胡椒；最後是 *gaspacho*，係一種胡椒生菜。這樣三樣辛辣的食品，使我不得不借助於蒙的拉的葡萄酒。酒味很是甘美。

晚餐既畢，忽見牆上掛着一把提琴——西班牙各地，大概都有此物——我便詢那侍候我們的小姑娘，她可能彈琴。

「不，」她答說，「但是郁斯先生却能彈的很好。」

「不知你肯奏一曲麼？」我對他說，「你們的國樂，我實在是欽慕之至。」

「像你這樣和善的先生，會以上等雪茄款我的，我怎能拒絕呢。」郁斯高興的返答。當即遞過了提琴，他接着就自彈自唱起來。歌聲粗鄙，但聽去却還可入耳；調子帶着陰鬱空漠的情味；至於歌調，那我真一個字也不懂。

「要是我所猜的是不錯的話，」我說，「那末你所歌的必不是西班牙曲調。因為我聽了，覺得與先前在普羅文斯所聽到的 *Zorzicos* 很像，並且其中的歌詞也似乎是該地的巴斯克語。」

「正是。」郁斯答時帶着幽鬱的神氣。他接着就把提琴放在地上，惘惘悵悵的對着那將滅的餘火默想。小桌上孤燈照着，他的面色，忽變為勇武而崇高，使我不期而記起密爾頓的撒旦。此時，我的同伴也許正和撒旦一樣，在想念他所離去的天國罷——因為自己的罪過，致流離漂蕩無家可歸。我竭力逗他談話，但他只是默不作答。他想到自身悲苦的境地，已出神了。



來起唱自彈自就着接他

室的一角，有一張破布的古舊的簾幕挂着，幕後便是女子安寢的地方。此時，老婦退到幕後憩宿去了，小姑娘也隨她進去。嚮導立起身來，請我和他到馬廐去。郁斯一見此狀，像突由睡夢驚醒似的，厲聲的質問嚮導到那里去。

「到馬棚去，」嚮導回答。

「什麼事？馬喫的芻料很多，臥在此地，先生一定會允許你。」

「我恐怕先生的馬病了，所以請先生去看一看，他自己也許有什麼法子能想。」

這明明是安東尼想和我私自談話，但我因為不願啓郁斯的疑心，並且在此種情勢之下，最好還如表示竭誠的信任；於是便回答安東尼說我於馬實毫無所知，現在似倦得非睡不可了。後來郁斯遂和嚮導同往，不久，他獨自一人回來了。他告我說馬很好，不過嚮導看得太貴重了，竟用外衣擦着想使之發汗，並且頗有今夜這樣擦到天明的意思。再過了一會，我便頹然臥在馬毛呢上面，但因為太污穢了，把外衣緊緊的裹着身體，免得惹在

身上。郁斯先向我說聲放肆，因為他要臥在我的身旁，便在門口臥下，他重新裝好火藥，然後仔細的把銃置在用作枕頭的旅囊下面。五分鐘後，我們兩人遂各道聲安寢，都神遊於睡鄉了。

初時，我以為今晚已不勝疲憊，雖在這樣寢處之地，當亦能安然睡去；可是過了一點鐘，有一種難忍的疼痛，竟使我從熟睡中驚醒，我立即明白這個緣故，於是想與其處在這樣難堪的室中，還如到室外露宿一宵的好罷。我便躡着足走至門口，輕輕的跨過郁斯身上。此時，他睡得正熟，所以我得毫不驚動他走出室來。近室門處有一長大的木凳，我就橫臥其上預備過此一夜。朦朧中我正想闔眼作第二次酣睡的時候，忽似見一人影，毫無聲息的牽着馬走過我的面前。我便坐起身來，舉目一看却是安東尼。心中自想，當此時分，牽馬外出，事大可異，於是就走上前去。安東尼一見了我，便停步下來。

「他在那里？」安東尼輕聲的問。

「他在室中，一點也不怕跳蚤，睡的正熟哩。你把馬牽了出來幹什麼呀？」

馬蹄上仔細的裹着破布，我這才明白安東尼能够聲息毫無的從馬棚內牽出。

「先生，請你說的輕些。」他說。「你原來還不知這人，便是安達爾沙著名的大盜，名叫郁斯南華羅。今天我儘打暗號給你，你總是不懂。」

「管他大盜不大盜，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回答。「他並沒有劫過我們，實在，我敢確說他絲毫沒有這種意思。」

「先生的話固然不錯，但是若能把他捉住，便有二百杜開脫（*Trust* 金幣名，約值我國三元）的賞金可得呢。我知道離此一里格半之地，駐有一小隊的槍騎兵；我想在天未破曉以前，帶幾個壯健的到此地來。我只要他的那匹馬好了；可是那馬倔強得很，除了南華羅簡直不許人近前。」

「你這人真沒良心！」我說。「這樣可憐的人，他對你有什麼冤仇，你一定要賣他？」

且，他究竟是不是你所說的大盜，你能够確定麼？」

「這是確無可疑。剛才他隨着我回到馬棚，他說，『你像認得我的，可是你若將我的真姓名告那和善的先生，我一定扭斷你的頭！』先生，現在請你伴着他，千萬不要怕，你要如能與他同在一處，他就不致起疑了。」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已走開寢室有一程距離，所以室中的人，誰都不能聽見馬蹄的聲響。安東尼說完了話，立即解去蹄上的布，預備上馬。我竭力的阻止他，對他求情，甚至用恐嚇手段，但到底無效。

「先生，我是沒良心的，」他答說，「所以我捨不得二百杜開脫的賞金；尤其是從此可爲地方除去一害，像他這樣的。現在請你當心！南華羅醒來之後，勢必取鎗向你，你須要留心。那時，我既在遠處，一時不能歸來，我望你能自己當心！」

沒良心的惡徒，已跨在馬上了。他用靴距刺着馬腹，馬立即如飛的馳去，在黑暗之中，



他立即如飛的馳去了

不可得而見了。

一八

嚮導這種行動，我覺得頗為懊惱，一時心緒異常不寧。我經過了一番思索，便決定對付的方法，重又回轉寢室。郁斯仍舊熟睡着，當然，他多日來的警備與疲倦，確非睡眠不能恢復。我用力的撼了他幾下，他才醒來。他驚醒時的凶狠的眼光，和他疾取短銃時的行動，真令我永永不會忘記。——可是短銃，我為防備起見，早已預先拿開了。

「先生，」我說，「擾你的清夢，真



着睡熟舊仍斯郁

對不起，不過我有一句話
要問你，你可願意在此地
見見槍騎兵麼？

「這是誰和你說的？」
「不管這消息來自
何處，我想總是好的。」

「一定你的響導告
密了，我要叫他答話，人
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也許在
馬棚中，——不過這消息

是別人告我的——」

「誰？可是那個老婦麼？」

「不，我不知道是誰。現在沒有別的話，你可以爲事屬可信，足使你避去兵士的捉捕麼？要如你相信這話，那末時機急迫，就在頃刻——否則，要如以爲不足信，那末祝你晚安，擾你佳夢，對不起了。」

「唉，你那嚮導——你那嚮導！我一見他本就疑心，但是他的眼我總要算的！先生，再會了。你那種大德，上帝必能與你善報。我的爲人，本不是窮凶極惡，如你們所設想似的；實在，我有些事情頗值得一般勇士們的同情。先生，再會了。我現在只有一椿遺憾，對於你那樣的恩德，無力報償。」

「郁斯，請你鑒我這點微勞，不要去疑心什麼人——不要去謀報復。這是幾枝雪茄，送給你。祝你路上順利！」——我說着便伸出手去。



請不要去疑心什麼人

他一聲不發的與我握過手，便拿着旅囊及短銃，一面對那老婦說了幾句我所不懂的俗語，立即奔往馬棚。過了一會，我聽見他蹄聲得得的向鄉村馳去了。

我呢，仍舊睡在凳上，但兀是不能睡去。我心中在自己質問着，一個強盜——也許是一個殺人犯，只因爲他曾與我共過飲食，便拯救他

使不受刑罰：這種舉動，究竟是否正當呢？我的嚮導，他正是法律的維持者，現在這樣，不是反對他麼？不是使那暴徒反有復仇的機會麼？但是，若不如此，怎樣叫做仁慈呢？『這不過是野蠻人的偏見而已。』我自己在想。『從此以後，那個強盜的一切罪惡，都須由我負責了。』但是，因為良心的本性，把一切理智都完全否定了，這果是偏見麼？在我所處那個微妙的位置，無論如何，也許可以不致有所悔恨罷？我對於剛才這行動的道德問題，心中正鬧得無所適從的時候，安東尼同着六個槍騎兵，自己小心警備的隨在後面來了，我便迎上前去，在途上告訴他們，那個匪徒已於兩小時前逃走了。伍長於是便向老婦審問，她回答說她固認識南華羅，但獨自謀生於此，殊不敢冒險報告，他並申說南華羅每次投宿，常於半夜即去。老婦說罷，這纔無事。至於我呢，無可如何只得得到距離數里路的地方，呈驗護照，並在法官之前立誓作證，這纔允我繼續考古的事業。以後，安東尼便對我懷着恨意——因為據他的推測，毀壞他二百杜開脫的賞金的，便是我。但是雖然如此，我們到底像好

朋友似的回到科陀華才分手，在告別時，我還盡我經濟狀況所允許的能力，送他不少的禮物。

二

我在科陀華盤桓了數天。我由豆米尼克藏書室的稿本，希望從此可以發見關於古時孟達的有趣的事蹟。和善的僧徒們待我很爲客氣，所以白天我幾乎整日在寺；到了晚間，我就往市上閒逛。科陀華習俗，每當夕陽西下，一般游手好閒之徒常羣集於瓜兌爾溪右岸的埠頭。科陀華古時以精製皮革著名全國，直到現今，我們還可以聞到硝皮的氣息；同時，有一種景色，也是大可資遊人的觀賞的。在安琪拉斯的鐘聲未鳴之數分鐘前，河岸上高大的埠頭的一端，擠滿了婦人，男子是誰都不許混入的。等到安琪拉斯的鐘聲一鳴，

夜似乎已罩着全市了，鐘聲歇後，婦人們就立即脫去衣服跳入河中。於是歡呼聲，笑語聲，雜然並作，成爲一修羅地獄。男子們聚立在埠頭上面，張大着眼睛，心領神會的靜觀那種種形狀，但是能夠見到的究竟甚少。在碧綠的河水中，白色的肌膚，隱約可見，大足以引起人的詩心；且若稍一想像，尤不難想見狄愛那與諸仙女共浴之狀，儘可無懼與阿克梯同其運命。●據說有一次，有幾個無賴賄賣教堂中敲鐘的人，使他把安琪拉斯鐘照普通早敲二十分鐘。雖然此時還是白晝，可是瓜兌爾溪的仙女們却毫不躊躇，立即脫去衣服換上最單薄的浴衣——因爲她們對於安琪拉斯，覺得比太陽還可信任。惜乎那時我不在場。等我到了，敲鐘的已不能再加賄賣，夜色朦朧中，除非貓眼，已誰都辨不清是科陀華賣橘子的老婦與最美的女郎了。

一天晚上，已是人散後無可觀了，我正倚着埠頭的欄杆吸煙，有一個女子從河中的階級走上岸來，即在我身旁坐下。她髮際插着一大束茉莉花，濃香撲鼻，中人欲醉。她衣服

很簡單，或者可說是貧窮，全身黑色，與普通女郎在晚間所服的一樣。至於時髦的太太，只在早晨穿黑衣，晚間大都作弗蘭西斯加裝束。她一走近了我，就把頭上的面幕除下卸在肩上，星光之下，我可以看清她是一個年少美貌，身材苗條的好女子，目光炯炯，眼睛很大。我連忙把餘煙擲去。她立即明白這是法國的禮節，便對我說，她對於煙味很為喜歡，要是有和淡的雪茄，她也是能夠吸的。恰好我的煙盒中，正有這種雪茄，於是我就拿出給她。她客氣的取了一枝，便費了半便士在賣火的小兒手中燒着火的軟木上點吸起來。我們同吸着煙，閒談了許久，直至後來埠頭上只剩着我們二人了，我便提議同到咖啡館去喫一點冰。她謙遜的遲疑了一下，才答應了。但在決定同去以前，她問我以什麼時候。我於是便把打簧表響着，她一見了，不禁大為驚奇。『貴國的發明多神奇呀！貴國那里一定是英國罷？』

「女士，我是法國人。你大概是科陀華人了？」

嘉 爾 曼
(René Bull 畫)



「不。」

「那末至少必是安達爾沙人？我能從你柔和的音調中分辨出來。」

「你對於他人的音調，知道的這麼精細，那末我是什麼人，你想必也能知道罷。」

「我知道你是耶穌的同鄉，與樂園相距很近。」

這個意即安達爾沙的比喻，我是從友人薛維耳——一個著名的鬥牛力士處聽得的。

「嚇——樂園在此地的人，意思與我們大不相同呢！」

「那末你必定是摩爾人，否則……」我住口了，我不願說出猶太人來。

「說下去！說下去！你猜的不錯，我正是一個吉伯色，你可要我替你算一算命麼？你可

聽見有一人名叫嘉爾曼的麼？我就是她！」

此時——記住，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正是這樣的一個異教徒，當我明白自

已是與女巫爲伴的時候，我却毫不驚駭。『事情真巧！』我自己在想，『前星期與一個匪徒——一個響馬強盜，共同飲食；今天又要與惡魔的侍女共同喫冰行蹤所至，真是什麼事都能遇到！』但在實際上，我還抱着一個想借此親近她的意思，說句自己坍台的話，我從前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嘗費了許多時候研究魔術，屢次作呼召鬼魂的嘗試。現在這種喜歡探奇索幽的心理，雖然已不存在，但對於一切迷信，還抱着一種好奇的心思，所以在吉伯色人間，我頗想知道他們的魔術到底有多少本領。

我們談着便進了咖啡館，當即在一小桌旁坐下。蠟燭在一面玻鏡的前面明亮地照着。我於是遂有許多機會，得以仔細的觀察那吉伯色人館中一般喫冰的紳士們，看見我與她這種人爲友，都覺得有點奇怪。

我心中懷疑着不知嘉爾曼女士是否真正的血統，因爲她實是在吉伯色人中我所未之前見的最美貌的女子。西班牙人說，一個女子，凡是具備三十種要素，換句話說，便



我們便在一小桌旁坐下

是可以用十個形容詞而每個詞都能適當的描摹她身體的三部的，纔配稱爲美麗。譬如說她應具備三種黑的要素——眼，睫，眉；三種纖美的要素——指，唇，髮。諸君如欲知其餘的，那末請看“Brantome”，這個吉伯色女郎當然不能說具有完全的美的要素，她的肌膚，雖然非常細膩，但帶着銅色。她的眼目雖然稍斜，但巨大而圓滿。她的櫻唇雖然稍厚，但恰好露出白如杏仁的牙齒。她的頭髮，雖似稍粗，但有一種如烏

鴉羽翼上所反射着的藍色的光澤，且長髮委地，尤增嬌美。我這種瑣屑的描寫，諸君見了，大概當不以爲忤罷。總之，她每一缺點，同時必有一優點；由二者之對照，而優點乃更顯。她那樣不可思議的美麗的面貌，直是誰見了都要驚異不置，永永不能忘懷。尤以她那流動妖艷的目光，確是我所未之前見的。西班牙的諺語說：『吉伯色的眼睛，就是豺狼的眼睛。』我們從這句話，便可想像而得了。不然，諸君若沒有閒工夫到動物園去觀察豺狼兇狠而流動的眼睛，那末留心一看貓在守候麻雀時的光景，也能明白。

誰都要說在咖啡館中批命，是一樁笑話，所以我要求美貌的女巫許我伴她到家。她立即答應同行；但是她急欲知道是什麼時候，求我把打簧表再響一次。

『這可是真金製的麼？』她說着目光灼灼的眼看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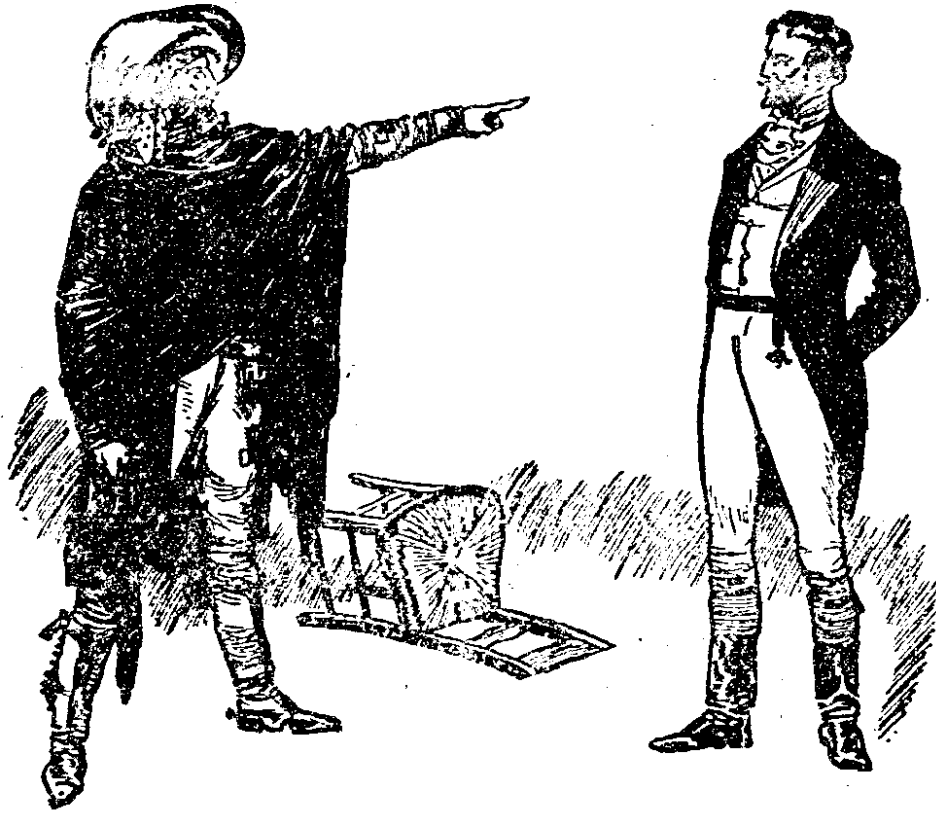
我們走出館來，已是昏黑不辨東西，店舖大半多閉門了，街上幾乎斷絕行人。我們走過瓜兌爾溪橋，到了街市盡處的一所房子，自然不是壯麗宏大的，有一個女孩開門納我

們進去，吉伯色女郎對她說了幾句我所不懂的話——後來我纔知道這就是 *Romany* 即 *chepe-calli*，係吉伯色俗語。女孩聽了話就走開了，於是在一間廣大的巨室中，遂只剩着我們兩人，此外則一小桌，二凳，一櫥，並有水一甌，橘一堆，葱一束：是應該在此述及的。室中既剩着我們兩人，吉伯色女郎便從櫥中取出一副紙牌，像已用了許多次了，一塊磁石，一條乾的蜥蜴，此外並魔術上必要的東西數種。她命我用銀幣在左手上畫了一個十字，魔術的儀式即從此開始。她並不念咒，但是從她的舉動，可以看出她是一個老於此道的女巫。

不幸，過不多久，我們就被擾亂了。室門忽猛地關開，就有一個穿棕色大衣，差不多連眼睛都蒙住的男子走了進來。他對吉伯色女郎以粗魯的語調說了幾句話。我雖不知道他說的什麼，但他的音調，固顯然表示着是正在憤怒的當兒。可是吉伯色女郎看見他這種樣子，却毫不驚異，也不憤怒，只憑她善辯的口才，對他說了幾句神奇的語言，是在我



一個穿棕色大衣，眼睛都蒙住的男子。



面前已一度使用過的。我只知道其中有 *paylio* 一語，常屢次說着。這便是吉伯色語生客的意思。大概便是指我說，我很「哦！原」敏銳的感到了。我本已坐在一張凳上，我便乘此突然闖入的機會，自己仔細的思量着。忽地，那個闖入的男子急捨了女郎，大踏步走至我面前，又退後一步的驚呼道：

「哦！原來就是先生！」

我把他也打量了一番，原來就是舊相識郁斯。此時，我心中不禁發出一種抱憾的思想，當初爲什麼不讓他去絞死。

『哦，是你麼壯士！』我驚異的抑着笑聲說。『我與女士正在幹一樁最有趣的玩意，現在給你搗亂了。』

『同往時一樣，是不能中止的！』他含糊的說，目光爛爛的怒視着她。

但是其間，她却依然繼續着和他說話。她的態度，似乎漸趨激烈了。他眼中充滿着血色，令人望而生畏；她板起面孔用腳怒頓着地板，她的樣子，在我看來如像在催促郁斯立刻去幹一樁他所遲疑不決的事。我看她用纖手把自己的項頸扼了幾下，我心中當即明白她所敦促的事。我想這手勢的意思，大概是說把人扼住咽喉使之窒息而死。我很懷疑這個咽喉，便是指我自己！

她這種滔滔不絕的議論，郁斯只厲聲的回答了幾句。於是她惡狠狠的把他看了一

眼，便兩股交着就坐在室隅一張土耳其式的凳上。她從堆中揀了一個橘子，剝去橘皮喫着。

郁斯拉着我的手臂，便開門把我導至街中。我們倆默然地走了兩百步光景，他於是指着手說，『從此一直走便是橋！』

他說完了話，立即返身走了。我羞澀的帶着莫名的憤怒，回轉客棧。最令人難堪的是我脫衣的時候，一看我那打簧金表，已不翼而飛了！

我因為有幾種顧慮，所以於第二天早晨，並不設法去尋，也不去報告警察。我在寺中檢查稿本的事既然完了，便動身到塞維爾去。在安達爾沙盤桓了數月之後，回轉馬德里，又使我不得不經過科陀華。我本來不打算久居，因為這華美的城池與其洗浴的人們，我都覺得可厭。但在此回教王子之古都，却有幾個朋友應該訪問，有幾樁事情應該措辦，殊非三四天的居留不可。



我迎歡臂兩開張

我到了豆米尼克的寺中，有一個住僧，對於我考求孟達古址的事頗感興趣的，一見我至，便張開兩臂歡迎我。

「真好運氣！」他說。「老友，怎樣來的！我們以為你已死了，我曾替你求了幾次冥福，以為你靈魂的慰安。現在你既沒有被殺；一定被強盜搶去了什麼東西罷！」

「這怎麼說？」我驚異的問。

「你不是有一隻美麗的打簧金表的麼？我們在藏書室中要對時間的時候，常借着看。現在業已尋着，可以還給你了……」

「這是……」我急攙着說，帶着一點瞞蔽的神色，「是我掉落的。」

「那個囚徒，已被捉在監裏了。」寺僧接下去說，「他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我們常恐懼着以爲你也一定被殺了。你的金表，現存市長那邊，我陪你去領還便了。可知我們西班牙也是很有公道的！」

「不過在我，」我回答，「爲一隻表而使一個可憐的人活活處死，我寧願沒有，何況那人是……」

「哦，你請放心；他已是罪惡如山，他們決不能把他處二次絞罪的。啊，絞罪，我說錯了。這個大盜，據說還是一個 *hidalgo* ① 所以應該 *garrote*（西班牙特有的一種絞刑）已準定明日執行，決不延期。要知道在他，一二次的竊盜罪，已是無足重輕了。要是他罪只竊盜，那我真要謝謝上帝；但是他所犯的都是殺人罪，並且手段多是一次凶狠一次。」

「不知他叫什麼名氏？」



我 去 見 郁 斯

「他在此地叫做郁斯南華羅，但是他此外有一個巴斯克人的姓名，這個我和你都叫不出來。他確是一個值得一見的人，像你這樣喜歡搜集敵國的奇事的人，要知道此種惡徒是怎樣生活在西班牙的，尤不可放過這個機會。他現在囚在這里的小禮拜堂中，馬丁乃士可以引導你去見他。」

我這位豆米尼克宗的友人，一定要勸我去見一見那個將要就絞

刑的囚徒，這實在使我無法拒絕，我便答應了，隨身帶着一束雪茄，以爲我無故闖入的報贈。

他們引我進去的時候，郁斯正喫完飯，他像有點驚戰的對我打了一個躬，並謙遜的敬謝我的餽贈，他把雪茄數了一數，就揀選幾支，將其餘的都還給我，說他有這幾支已儘够吸，無需這許多了！

我問他可想要用金錢或者藉我友朋的能力去改善他的生活，他聳一聳肩，黯然的一笑；後來他想了—想，求我設一個法會超渡他的靈魂。

「你對於……」他膽怯的接下去說，「對於一個曾經加害你的女子，不知可有什麼話說？」

「一點也不，」我回答，「實在，在此間並沒有加害過我的女子。」
他嚴肅的把我的手握著，默默無言的過了一會，接下去說——

「你可答應我一樁事麼？你回轉貴國去的時候，大概當路過那華雷，至少要打維多利亞走過，那地方就在此附近，相去不十分遠。」

「是的，」我回答，「一定要過維多利亞，但我的意思打潘布魯那走；要是你有什么事，那末就繞道走也不要緊。」

「正是，你若到潘布魯那，一定可以見到許多有趣的東西，這是一個秀美的城市。這塊徽章（他說時拿出一塊挂在頸上的銀牌給我看），請你用紙包好，——」他說至此稍停，把感情抑制着，「請你直接或差人代為送給一個良善的婦人，她的地址，待我寫好給你，你可告她說我已經死了，但不可告她我是怎樣死的。」

我答應他的要求，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看他，伴他過了許多時候，我從他的口中，遂得悉此悲慘的故事，便是以下所記的。

●希臘神話，狄愛那與諸仙女共浴，獵人阿克梯潛行窺視，狄怒其無禮，乃用術使化為鹿，致反被自

已的獵犬咬死。

● 此爲西班牙最低階級的貴族，當一八三四年前，尙享有此種特權。到了現今，政府改爲立憲，卽下等人民亦得被處 *carroue* 矣。

三

我的出世，他說，本在巴山山谷中愛理松陀地方。我的名氏叫做唐郁斯、李查拉般哥，先生，你是熟悉西班牙事情的，可知我本是巴斯克人，先世屬古代基督徒的血統。至我的姓上所以冠着唐的稱號，那是因為我有此種權利的緣故。要是在愛理松陀，你不信，我還可以給羊皮紙的家譜你看呢。初時，家人們意欲使我成爲一個教士，所以從小學的也多。是關於這類的東西，但這於我却毫無益處，因為我太愛玩網球了，——我的一生弄到身敗名裂，便由於此。我們南華羅人，一玩到網球，真是忘懷一切，什麼都不在心上。有一天，我

正打勝了球，一個亞爾華的少年忽向我尋釁。我們便用 *maquillas*（一種巴斯克人的手杖，頭上鑲鐵）向他痛打，這次的事情是我們占着勝利，但是我却從此不得不亡命他鄉了。無可如何，我就前往投軍，後來被編入亞爾馬查的騎兵隊中。我們的山鄉中人，大概都知道選擇此種當兵的事業。不久，我就被陞為伍長，並且頗有擢作隊長希望；不幸，我在那時，被派到塞維爾充守衛該地製煙工廠的衛兵。這便是在塞維爾城外，近瓜兌爾溪的地方的那所大房子，你要是到過該地，我想必會見到。現在回想起來，那製煙工廠的大門以及門旁的衛兵室，都還歷歷如在心目。一般西班牙人的兵士，通常當落班的時候，不是賭牌，便是睡覺；我呢，像自由的南華羅人一樣，只做我自己的事。我為懸掛火引針起見，曾用銅絲自己做了一條鏈子。一天，我的同伴突然喊道：『鐘響了，女工們都要上工了！』在那廠中，大約有四五百女工。我想你也知道，她們都在一間大房子中做捲煙的工作，男子們若無市長的允可是不准進去的，因為當天氣熱時，她們工作，多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女子。午飯過後，女工們來廠上工，少年人常常品頭評足的聚立閒觀，或者送贈種種花色給她們。至如把絲織披肩送她，那當然是很少拒絕的。總之，不論什麼人都可用東西去誘惑她們。可是我呢，只坐在門旁的凳上，却不管什麼。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一心只想念家庭，心中以為美貌的女子必定有藍色的裙子，兩肩上垂着髮辮，否則，決不能說是美麗。因此，那些安達爾沙的女子，在我看來，真是非常奇異；原來我還沒有熟悉該地的時裝哩。她們常喜歡和人戲謔，但是說話和平，從沒有令人難堪的言語。一天，我正在用心做那銅鏈，忽聽見有人說：『看哪，那個吉伯色女子！』我不禁便抬起頭來，於是便看見了她。我緊緊的記住。這天是星期五，我第一次看見嘉爾曼。她，想你也必定知道，數月以前，我和你曾在她的家中一度相見。

她穿着一條短短的紅色的裙子，露出她那白色的絲襪，襪上有許多細洞，也可以看見。她的腳上，穿的是摩洛哥皮的小革履，上面結着淡紅的絲帶。她把披肩鬆着，可以看見



麗 麗 麗

她的肩背；她在內衣上面，綴着一大束的繭球花，並在口中也銜着一朶。她走起路來，恰像科陀華產的小馬。在我們故鄉，這樣服裝的女子，真非人人畫十字不可。但在塞維爾，不論是誰，看見了她，都覺得非常高興，和她打招呼。她也點頭返答，把手插在腰間，眼睛斜視着就走過去了，態度大膽，真不愧是一個吉伯色。起初，我對於她，一點也未曾注意，我只是每天盡我的職務；但是她——性質真和貓一樣，呼喚他的時候，他不來；沒有呼他，他倒自然的來了——一天，立在我的前面，用安達爾沙語說道：

「朋友，你那銅鐘肯給我繫首飾箱的鑰匙麼？」

「這是我要掛火引針用的。」我回答。

「你那火引針哈哈，原來你老是織花邊的，所以要用針。」

衆人聽了都對我大笑，我紅着臉孔，不知所答。

「喂，我的相好！」她接下去說，「請你給我的黑披肩織一條七尺長的花邊，好麼？」

她說着把剛銜在口中的那朵花，用指一彈，恰巧打在我兩眼的中間。先生，那時我的額上，真像中了一粒子彈。我癡了，我呆立着像木頭一樣。等她已進了廠，我纔見那朵花落在我的足下。我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後來乘朋友們不注意的時候，拾了起來，仔細的納在背心袋內。這是我最初的癡事。

二三小時以後，我正在細細的玩味剛纔的事情，一個看門的，氣急敗壞的跑到我衛兵室中來。他告我說在廠中的大捲煙室中，有一個女工被人殺死，要我們衛兵快些進去保護。隊長就命我帶了二人進去查看，到底是什麼事。我於是便帶着人進去。先生，這情形，請你自己想像罷。我進去一看，只見三百光景的女子，或只穿着襯衫，或竟一絲不掛，呼着，叫着，裝着種種的手勢，紛紛擾擾，真是連雷聲都難聽見。在室的一邊，有一個女子在血泊中亂爬着，她的面上現出如十字似的刀傷。這個女子的對面，又有一個女子，有五六個女伴把她用力的扭住，我一看正是嘉爾曼。受傷的那個女人，破口的大喊要死了，快去叫教

士來，嘉爾曼咬着牙齒，一言不發；她把眼睛圓睜着，像一頭野獸。

『什麼事？』我問，我因為許多女人一齊的亂說，聽不清事情是怎樣。

後來知道事情是這樣：那個受傷的女子誇口說袋內有許多錢，可以在特里那市上買一頭驢子。

『呵呵！』嘉爾曼說，她的性質，是好勝不肯服人的。『那是一柄掃帚怕不夠用了？』

那人聽了這話，就大怒起來，（這也許因為她於這東西有一種嫌忌）反唇相譏的說：她不知道掃帚的事實，她也沒有做吉伯色人，為撒旦的女兒的榮幸，只有嘉爾曼女士不久就能與她的驢子相熟，在市長騎着驢子出去的時候，常有二個小廝在後面替她驅除蒼蠅。

『很好，』嘉爾曼回答，『我一定叫蒼蠅飛停在你的面上，我來給你畫成一個棋盤。』她說完了話，使用她切煙的小刀，在那女人的面上畫了一個聖安特羅的十字。

事情已完全明白了，我一把捉住嘉爾曼的手臂。

「姊姊，」我和氣的說，「請你隨着我去一趟。」

她像已經熟識的把我一看，絕望的說道：

「那末我們走罷。可是我的披肩呢？」

她把披肩連頭罩住，只露着她那流動的眼睛，像小羊似的就隨着我的二個兵士出來。我們到了衛兵室，隊長說這是一樁重大案子，犯人應送到獄中去監禁，他就命我押解前去。我把她夾在兩名兵士的當中，我自己_{在後面}隨着，意氣洋洋，儼然自以為是伍長。我們這樣就動身往城內去。初時，她只默默的一聲不發，後來到了蛇街——你知道這條街的曲折，確是名副其實的——她開始用法術了。她把披肩除到肩上，使我能夠看見她那嬌艷的面貌；她並且更竭力的迴過臉來，問道：

「軍官，你把我解到那里去呢？」



五〇

『可憐

的，我們到監
獄去。』我非

常和氣的回

答她——正

『軍官，
你把我
如一個正直

解到那
的軍士對他

里去呢？
的囚犯所應

有的態度，尤

其是當囚犯

是女人的時

候。

「唉！我將怎樣着落呢！軍官先生，請可憐我罷！你是年輕，你是慈心！」稍停，她又輕聲的說道：「請放我逃走罷。我給你一塊 *bar iachi*，這樣，你就能得女人的愛憐。」

先生，所謂 *bar iachi* 便是一塊磁石，照吉伯色人的所說，以爲若能知道應用的法術，便可具有魔力。如把磁石擊下少許，投在葡萄酒中，女子飲了之後，便能從你所欲，毫不反抗。

我竭力裝着正經，厲聲的答道：

「不要胡說！我們一定要到監獄中去。這是上方的命令，我們沒有法子。」

我們巴斯克人的語言，西班牙人聽了常能立即分辨出來，雖然他們是連 *bar jaori*（是，先生）都不能說。嘉爾曼聽了我的話，立即知道我是從普羅維斯來的。先生，你必定知道此等吉伯色人，他們是沒有祖國的，常是東漂西蕩，所以各地的言語，他們都能說。在

他們中大多數人是僑居在葡萄牙，法蘭西，普羅維斯，加太羅尼亞，甚至在回教地方，在英國，他們也能像本地人似的說該地的方言。嘉爾曼對於巴斯克語，也是這樣，非常純熟。

「Laguna ene bihotsarena，我的相好，」她突然說。「你可是巴斯克人麼？」

先生，我們的言語真好聽，當身在異鄉的時候，一經聽到，我確是大受感動了。我現在，很望有一個普羅維斯地方的懺悔的牧師呢。他含糊的補足說。停了一會，他又接下去說道：

「我是愛理松陀人，」我用巴斯克語回答；我聽了故鄉的語言，不禁大為感動了。

「我是生在愛恰羅的，」她說。（這個地方離開我們約四點鐘的路程。）「我給吉伯色人帶到塞維爾。我有一個母親，在南華來，她全靠着我和一點小園林——二十株蘋果樹過活，我一向在廠中作工，便是想積些錢下來回轉故鄉。唉，不知何時我纔能到那雪山的附近呢！他們因為我不是這盜窟，這專賣爛橘子的奸商的地方的人氏，所以常欺侮我；

一般下流的女人都對我懷着仇恨，因為我說塞維爾人帶着尖刀儼然不可一世，若是碰着了我們的人，只要戴着青帽子，挾有鑲鐵的手杖，哼，你們就休想動一動！」

先生，那知她說的都是誑話；她常常說誑，真的，她的一生，我疑心她恐怕沒有說過一句真話。可是在那時，我頗信以為真。她的魔力是多麼大呀。她斷斷續續的說着巴斯克語，我途信以為她確是南華來人。她的眼，口，面貌，都顯然表示着是一個吉伯色。我是被愚了，被迷惑了，我竟不顧一切了。那時，兩個西班牙人若有一語說及南華來的壞處，我真會像她待其女伴般當頭痛打呢。實在，我那時真像一個醉漢，昏昏顛顛的說些無理的話，我預備做種種癡事了。

「同鄉，我要是把你一推，你便裝做跌倒，這樣，兩個加斯鐵爾的兵士，我就容易對付了，」她說。

唉，什麼命令，我都忘懷了！我答道：「朋友，我的女同鄉，好的，就這樣罷，山中的女神一

定能幫助你！』此時，我們正走過一條狹弄：這在塞維爾地方，非常之多。忽地裏，嘉爾曼回轉身來對着我的前胸，就是一拳，我故意的便跌在地上。她立即跳過我的身體，飛的跑了，我只見着兩隻脚！一般人都說巴斯克人的脚她便是最好的了！霎眼間，飛快的轉動着走了！我立即跳起身來，但故意把長矛橫住狹弄，使我兩個同伴不能就追趕上去。稍停，我纔向前追去，兩名兵士隨在我的後面，但已追不着她了，雖然我們是有刀有矛，全副武裝着的。她飛奔着，不到我重述此事的一點時候，就不見了。加之，該地的一般閒人，又都幫助她，嘲笑我們，故意指點我們錯路。我們總算東追西尋的跑了些路，無可如何，只得空着手，沒有領到獄官的公文，便回轉衛兵室來。

我的兩名兵士，爲免去處罰起見，遂報告說我曾與嘉爾曼作巴斯克語的談話，並且照事情看，以一個女子的一擊，像我這樣的壯漢就會立即跌在地上，未免太不近人情。從各方面觀，都大可疑心——實在，事情真太明顯了。當我再從樓上走下，我遂被降級，並監

禁一月。這是我當兵以來，第一次受罰。從此以後，心中以爲穩可到手的隊長的肩章，也只好長別了。

我在獄中的第一天，光陰過得非常慘淡。回想我投軍的時候，以爲至少應該做到軍官。像與我同省的龍加與米那，他們都在當師長；像蔡卜龍，他是一個黑人，和米那一樣避難在貴國的，現在做了旅長，他的弟弟和我同樣的窮，我會與他拍過二十多次的球。接着我又想：「從前勤勤懇懇的一切功績，現在都完了。名氏上已打着黑印；要想在上官處恢復信用，已非十倍以前當兵時的謹慎小心不可了。但是，爲什麼甘受此罰呢？爲了一個吉伯色女子，是曾經取笑你的麼？她現在是已在城市中逍遙了。」但是無論如何，我總禁不住要想着她。她那多洞的襪子，逃走時曾經顯現在我眼目的，我依然時時兜上心頭。先生，你可相信麼？我閒着沒事，從獄室的窗格間，看那街上過往的女子，却沒有一個能如那小妖精的。此時，我已不顧自己了，不禁把她擲我的那朵花，舉而狂嗅。花雖然已乾萎了，但還



別.好也肩長的隊到手穩可以爲心中
了.長只章,的隊到手穩可以爲心中

存着香氣，世界上要是真有女巫的話，她大概便是其中的一人了。

一天，獄卒推門進來，給我一塊亞爾加拉（地在塞維爾附近以麵包著名於世）的麵包。

「喂，」他說，「這是你表妹送給你的。」

我接過麵包，心中頗為驚訝，因為我沒有表妹在塞維爾。我眼睛望着麵包，心中這樣在想。但是，麵包是多麼的香呀，我飢火大發了，便毫不想到他的從來，也不想一想是送給誰的，決定就吃。我用刀切去，忽覺當中硬硬的有什麼東西。我仔細的一看，原來是一柄小的英國鏗子，是在麵包未製成前搏在粉中的。此外，還有一枚金幣（值兩 *plataes* 的）事情已是毫無可疑的了，這都是嘉爾曼送給我的禮物。在吉伯色民族，自由是他們的一切，他們常以一日的監獄生活，甚至不惜燒毀一個城市。他們的女子呢，多是智謀百出，你看一塊麵包便把獄卒愚弄了。一旦時候到來，用此小鏗，鏗斷這堅牢的窗格，我便不難以兩



來進門推卒獄

piastres 到附近的衣肆，把軍衣除去改裝爲平民。再請想一想：像我這樣的人，常多次爬上懸崖絕壁到鷹巢採取雛鳥的，從離地三十尺的窗中跳到街上，還有什麼困難麼？但是我可不願意逃走。我還保着軍人的名譽心，視私逃爲一樁極大的罪惡。不過我一想到她是在想念我，中心不禁大動了。因爲當人在獄時，常喜歡想到在外面有關心自己的朋友。至於那枚金幣，我覺得還是可厭的。我很想送還他，但是我到那里去找我的主人呢？這事真不容易呀。

我自從被貶黜後，覺得這確是難堪的羞辱，但是，還有更甚的呢。這便是我被釋出獄後，像普通兵士一樣的，竟被派作巡兵。在有氣概的男子，當此地位，他心中所感受的是多少難堪呀！你也許想不到罷。我覺得那時，寧可一鎗打死。至少是在獨自個走在一小隊的前面；衆人都目光灼灼的望着你的時候。

以後，我被派作一名站在旅長門前的崗兵。旅長年紀很輕，是一個富有財產的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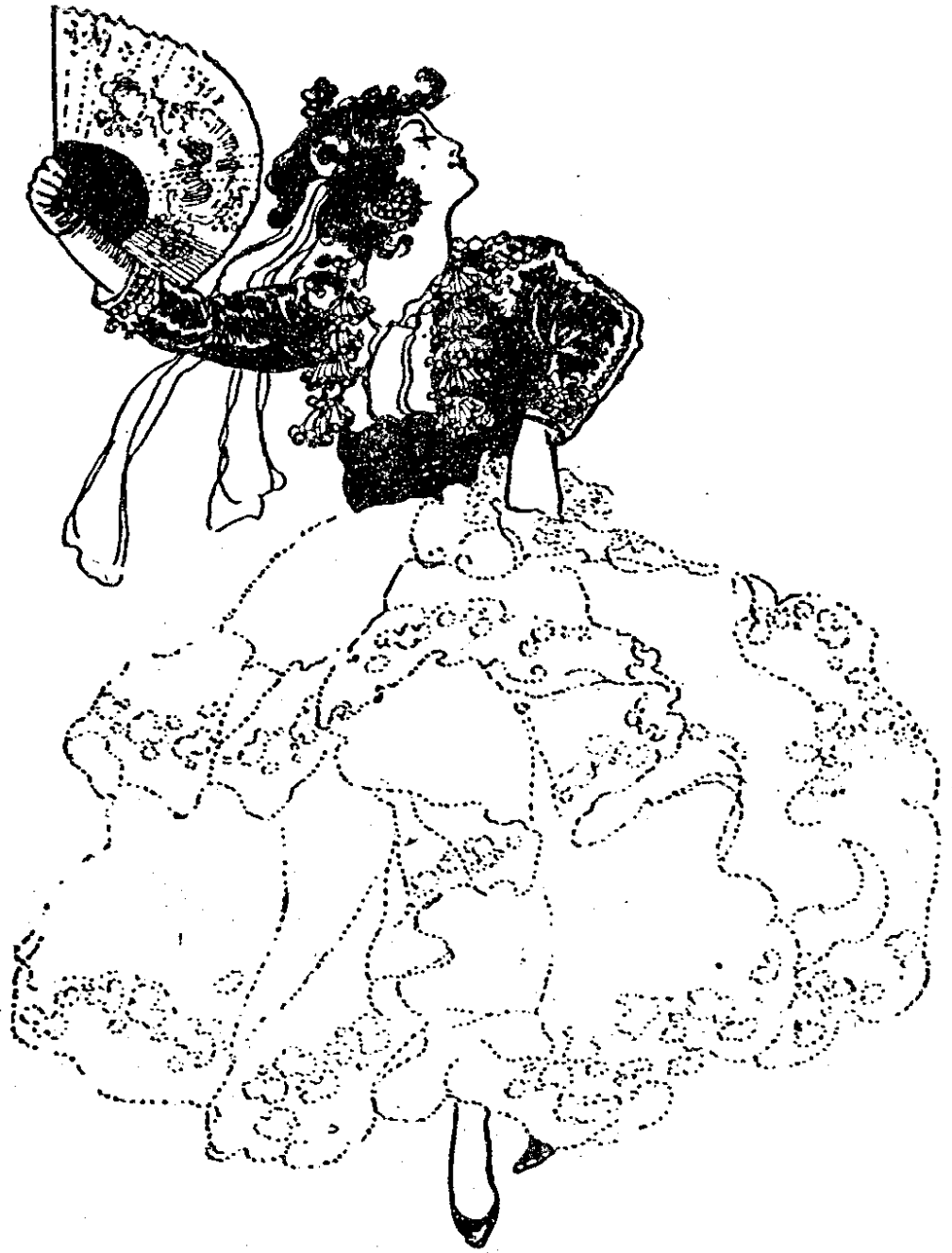
兵崗的前門長旋在站名一充

只知尋歡作樂，常有許多少年軍官前來；此外，紳民婦女，坤伶來的也不少。若照我自己設想，一般人的前來，也許是來見我的罷。旅長的馬車到了，侍衛高坐在前面，你想，從車上下來的是誰？便是那吉伯色女郎呀！她裝飾得非常好看，全身是金飾與絲綢。衣服鞋子，都鑲着箔片，閃閃作光；頭上戴滿花朵。她一手拿着巴斯克的手鼓，伴着她的是兩個吉伯色女子，一個年紀已老，一個尚輕。始終引導她的，便是那老的。以後是一個老人，也是吉伯色，手拿着六絃琴，是指揮跳舞的。原來該地習俗，凡有宴會，常招吉伯色來跳舞——他們獨有的 *romalis* 舞，並其他種種的事，以為娛樂的。

嘉爾曼立即認識了我，我們各看了一眼。我真不知什麼緣故，那時，恨不得能鑽身於百尺的地底。

『Agur laguna (朋友，你好) 軍官，你竟像新兵似的替人站崗了。』

我正想找句話來回答，她已翩然地進去了。



作 romalis 的跳舞

賓客們都聚會在大廳中。雖然人數很多，但我可以從欄杆中間，看得清清楚楚。我能夠聽到鼓聲，響板聲，笑聲與歡呼聲；有時嘉爾曼拿着手鼓跳起身來，我還可以望見她的頭。我聽見軍官們對她的話，我不禁紅漲了臉；但她怎樣回答，我却不知道。自這天起，我對她纔真的覺得戀愛。我幾次想奔進廳去把那些對她調笑的蕩子，盡行刺死。我竭力的把這苦痛忍着，過了一點鐘，幾個吉伯色人這纔出來，馬車立即迎上前去接待他們。嘉爾曼當走過我前面時，用她那雙眼睛——這是你也知道的——向我一看，輕聲的說道：

『同鄉，要是喜歡香脆的油煎餅，請到屈里那的里拉巴斯廈。』

她身體靈活，像小貓似的一躍跳上馬車，馬夫把鞭一揚，吉伯色樂隊便動身走了；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到那里去的。

在你想來，以爲我落班之後，一定就到屈里那去；但我却先去薙髮修鬚，像到教場去受校閱似的。那時，她住在里拉巴斯廈店中。他是一個年老的水果商，也是吉伯色人，面貌

熬黑像是一個摩爾人。在他店中，常有許多人來吃燻魚；自從嘉爾曼移居該地以來，來的尤特別多。

『里拉』她一看見我說，『今天沒有什麼事了，明天也如這樣（*Mañana sera otro dia—Spanish proverb*）同鄉來得好，我們一同散步去罷。』

她把面幕罩着，我們就一同走到街上，但我却全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

『姑娘，』我說，『我在獄的時候，承你送東西給我，多謝你。麵包我已經吃了；鐵錘，我正用以磨我的尖矛，現在我保存着當作你的紀念；至於錢，我不敢受，敢奉還你。』

『哈哈，你老還把錢藏着！』她笑着說。『既然如此，我手頭不甚寬裕，就這麼也好。但是，這成什麼樣子呢？』諺語說，野狗不餓死。（*Chuguquel sos pirela Cocal tirela—Gypsy proverb*）好，我們來大吃一頓，總算你請的客。』

我們向塞維爾的那條路走去。當走到蛇街的時候，她買了一打橘子，叫我用手帕包

好拿着。過了一段路，她又買了些麵包，香腸，與一瓶 *mazanilla*。後來，她復走進一家糖果鋪。她把我剛還她的一枚金幣，和她錢袋中舊有的幾枚銀幣，都擲在櫃上。她並問：我可還有什麼錢？此時，我只有點零錢，我便拿出給她，心中覺得非常羞愧。她那時的樣子，我想若是能夠，一定會把鋪中的東西盡行盤買。她只揀那頂好頂貴的東西，像 *yemas*（一種蜜餞的蛋黃，*fuiron*（蜜餞的一種），果品，直至把錢用完。這許多紙包，當然只得我拿着。先生，你大概知道康迭兒街罷，便是懸過彼特羅王首級的。●

以後想想，這真是一個給我省悟的暗示呢。我們走至街上一家舊屋前，便止了步。她走了進去，在樓下的門上敲了幾下。就有一個吉伯色，真是一個撒旦的侍女，開出門來。嘉爾曼用吉伯色語對她說了幾句，初時，老婦噤哩咕嚕有些不願，可是一經嘉爾曼的撫慰，給她二個橘子，一手把的糖果，並答應把酒給她飲，她到底軟化了。嘉爾曼便把大衣交給她，命她退了出去，一面就把門門好。室中只剩着我們二個人，嘉爾曼便如發狂似的跳舞。



呀！那天先生，

起來，並且唱着『你是我的 romi，我是你的 romi。』

六六

此時，我兩手都拿着一包包的東西，木然的立在室中，不知如何是好。她一見我這個樣子，便過來把東西擲在了地上，抱着我的頭頸，叫道：『我償了我的債了，我償了我的債了——這是

Cales（吉伯色人自稱）的律法。』

唉，先生——那天呀！那一天呀！

……我一想到，真連明天都會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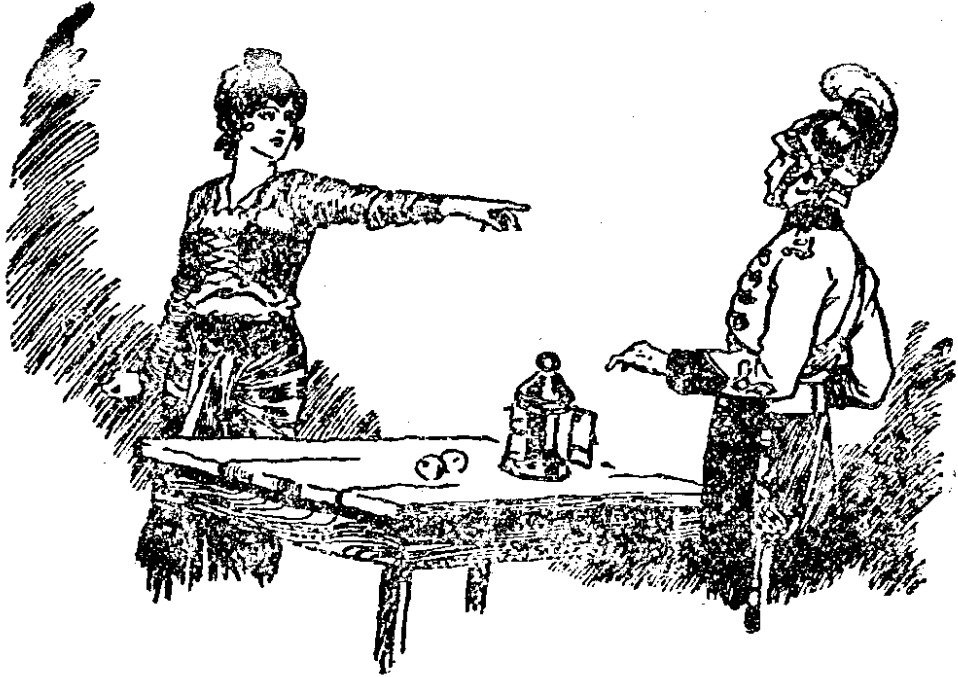
他說到此地，靜默一會，接着燃了

一枝煙，又說道：

這天，我們整天在一處，同食，同飲，把買來的東西都吃得乾乾淨淨。她吃糖果，真像六歲的小孩一樣；吃過之後，便把兩手浸入老婦的水甕。『現在要給老婆子造冰淇淋了，』她說着就把 yemas 向牆上擲去，『這樣蒼蠅便不會來煩擾我們了。』她這樣做了種種的惡作劇。後來，我要求她跳舞，但是到那里去找響板呢？她毫不躊躇的便把老婦唯一的盤敲破。她用碎瓷片擊着，就開始作 formalis 的跳舞，瓷片相擊，響着丁東的聲音，真無異是象牙或烏木的響板。像這樣的女子，我想誰能不喜歡呢！後來，天色夜了，我聽見軍中在打着歸營的鼓。

『我一定要回營點名去了，』我說。

『回營去！』她帶着輕視的口氣問。『你真是黑奴，情願去受人家的鞭策！真是金絲雀，服裝性質，都差不多！』去罷！膽小得像小雞似的。』



我便留了下來，這樣，算對營中已先辭職了。但是第二天早晨，先開口和我告別的，却是她。

六八

「咳，郁斯，」她說，「我已經償清你了——可不是麼？照我們的律法，我已不負

你的什麼義務了，因為你是一個 *payllo*；但是你人很好，實在中我的意。現在我們分別了！再見罷！」

我於是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再見。

「等你聰明一點的時候，」她說着

笑了，接着又用正經的口氣說道：「你可知道我的友愛，我一點愛你的情麼？但是終於不能久長，因為犬狼不能長同羣呀。不過你要是能夠轉而為吉伯色，那我當然是你的 *hohi*。但這都是廢話——做不到的。咳，這幾句話，你要記住，你的利益不小呢。你是遇着惡魔了；是的，——遇着惡魔了！可是，惡魔也不常是黑的，也不一定會扭斷你的頭。我雖然穿着羊皮，却不是綿羊。（*Me dicas viriada de jorpo, bus ne sino braco—Gypsy proverb.*）快去，到聖母前面點蠟燭去罷。她纔配如此。現在，再見了。請不要再想念着嘉爾曼，否則，她會使你娶着一個木脚的寡婦。」

她說完了話，便拔開門門，罩上面幕；我們走出街來，她竟背着我走了。

她說的真是實話。我還是不去想念她的好，但是從康迭兒街這天以後，我却什麼都不在心上了。我一天到晚的四處巡行着，希望能夠再見。我問過老婦，問過那賣燻魚的，都說她已往拉羅羅——便是他們所謂葡萄牙——去了。他們也許都受過嘉爾曼的囑咐。

的罷，我想；果然，不久就給我發覺了他們所說的都是誑話。在康迭兒街那天長久的聚會以後數星期，我被派作一處城門上的巡兵。距城門不遠的地方，城牆上有一個缺口，有工人正在修補，夜間爲防私販起見，巡兵便站在那邊。日間，我看見里拉、巴斯廈往來於巡兵駐所的附近，常和我的同伴談話。他們都很熟識，他的燻魚、油煎餅，還是非常有名。他走到我前面，問我對於嘉爾曼可有什麼消息。

「沒有，」我回答。

「朋友，那是你馬上就可有了。」

他的話不錯。這天晚上，站崗城牆缺口的正是我。當伍長一離開，我便見有一個婦人向我的崗位走來。我的心告我說她就是嘉爾曼；但是我口中却仍說，「走開，不能打此地走！」

「喂，何必這樣惱怒呢，」她回答說，人已走近我的面前。

「什麼？你麼，嘉爾曼？」

「是，同鄉，正是我。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呢。你可要賺一豆羅（douro）錢麼？有人帶着貨色要打此地走過，請你放他們走罷。」

「不能。」我回答，「我一定要禁阻通過，這是我們的訓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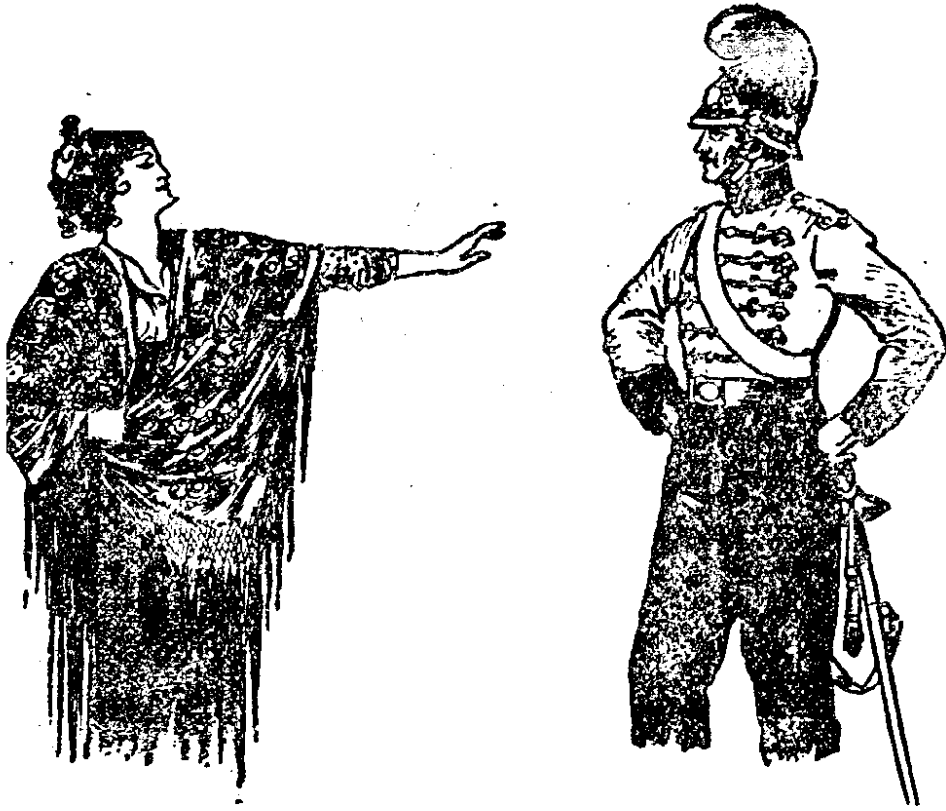
「訓令，訓令！你在康迭兒街時怎麼忘了呢？」

「唉！」我回答，「提起此事，我迷惑了。那是值得我一冒違令的危險的；私販的賄賂，在我是一點也沒有用處。」

「那末，待我想一想。你既然不要私販的賄賂，我們再到老陀羅疾的家中去吃一頓飯，好麼？」

「不要。」我竭力忍着氣回答，「我不能幹這事！」

「很好；當初若知道你這樣毫無情義，我早找別人去了。我只要答應你的軍官，到老



陀羅疾家去，他是一個好人，一
定能叫那除必要外，都裝作不
見的人站崗的。金絲雀，再會了。
我看着你受訓令絞死，那時，我
可要大笑了！」

「金
絲雀，
再會
了。」
我沒有叫她回來的勇氣，
我便准吉伯色人通過，但必定
要給我所要求的報酬。她立誓

於明天與我相會，她說罷便去
通知她已在附近的朋友，他們
一共五人，巴斯廈也在其內，他

們都重重的負着英國貨。嘉爾曼立在暗處把風。她約好若有什麼變動，以擊響板爲號，但是她到底用不着響板。私販們敏捷地當即完成了職務。

第二天，我如約到康迭兒街去。嘉爾曼真在等着我，但她的面色很不好。

「我不稀罕那些要我再三懇求的人，」她說。「你前次毫不計較報酬，曾對我盡過很大的勞力。可是現在你却斤斤的和我計較。我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到此地來，因爲我已不再愛你了。去罷！這是一豆羅，就給你做報酬！」

我忍不住要把錢向她面上擲去，但到底忍住這口氣，沒有擲。我們斷斷的爭辯了一小時之後，纔氣憤憤的和她分別。我像癡人似的在城中無目的的走了許多時候。最後，我走進一個禮拜堂，便在黑暗的一角坐了下來。我正傷心的流淚痛哭，忽然聽得有一種聲音說：

「騎兵在哭泣哩！我要給他們製一種迷藥！」

我抬起頭來，立在前面的正是嘉爾曼！

『喂，同鄉，你還想念着我麼？我也覺得應該仍舊愛你，因為自和你分別以後，我便不知如何是好。現在，我來請你到康迭兒街去。』

從此我們又和好如初；但是嘉爾曼的性質，像天氣一樣的變化莫測。當陽光最光華燦爛的時候，暴風雨便在醞釀之中。她答應我再在陀羅疾的家中相會，但她卻沒有來。陀羅疾淡然的對我說，嘉爾曼已因吉伯色事件到拉羅羅去了！

我由歷來的經驗，凡是我意想中以為能夠找到嘉爾曼的地方，幾於到處都尋到；我每天在康迭兒街來來往往的總要侍候二十餘次。陀羅疾這個老婦，經我長久用茴香酒的交好，總算已軟化了。一天晚上，我正在她的家中，嘉爾曼偕了營中的一個中尉也走了進來。

『快些滾開！』她用巴斯克語對我說。我如醉如癡地坐着，胸中脹滿了憤怒。

『你在此地幹什麼？』中尉說。『去，去！給我滾開！』

我一動也不能動了，四肢像都失了知覺。軍官見我並不聽命走開，而且帽子也不脫，便一手抓住我的領，把我用力搖着。那時，我不知說的什麼。他便拔出劍來，我也把劍拔出。老婦急忙把我的手臂執住，軍官在我的額上乘勢就是一劍。這個創痕現在還在。我向後稍退，把手一推，老婦即跌在地上。接着，軍官趕上前來，我一劍當胸刺去，他就倒地死了。嘉爾曼立即把燈吹滅，並叫陀羅疾趕快逃避。我當即也走到街上，只是信足奔去，却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我覺得似有人隨在我的後面。等我心境一清，原來便是嘉爾曼。她始終沒有離開我的旁邊。

『你這大呆鳥！』她說，『只知道幹那蠢事。我不會和你說，我於你有不利麼？但是也好，這是一劑藥，是 Flamenno de Roma（即吉伯色女子，係俗語）用來治她的情人的一切疾病的。快把頭用手帕包起，掛劍的帶也除下來交給我。請你在弄內等一會，我去去。』



我，隨着 始 終 | 曼 遜 | 嘉 爾 原 來 一 清，心 境 等 我

就來！

她疾奔去了，不一忽，就給我拿着一件有條紋的外衣回來。外衣的來歷，我不知道。她叫我把制服脫去，就將外衣加在我襯衫的外面。那時，我頭上用手帕裹着創傷，身上穿着外衣，樣子很像華倫西亞的農夫，就是在塞維爾市上出賣香橙露的。裝束好了，她就帶我到一戶人家，在狹路的一端，房子的樣子很與陀羅疾的相似。她和另外一個吉伯色女子替我洗清創痕，替我置換綳帶，手術真比軍醫還要高明；並且給我一種飲料，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最後，她們把我放在褥子上，我就呼呼的睡去了。

她們在飲料中也許放着一點安眠劑，因為我飲了之後，直至第二天晚上纔醒了轉來。我頭痛極了，身體稍微有點發熱。前天那樁悲慘的事，我要到以後，纔能記憶起來。

我的傷痕裹好之後，嘉爾曼和她的朋友都坐在我臥褥旁邊，唧唧噥噥的說着，似在討論治療的意見。她們都對我說，不久就能全愈；但是現在，實不能不離去塞維爾，並且愈



運愈妙，因為我若被捉住，槍斃的罪名已是一定的了。

『朋友，』嘉爾曼說，『從今起你一定非另謀事做不可，因為君王已不再給你飯食』

夫農的亞西倫華像很子樣

與醜魚了。②你一定要自想生活的方法。作 *Usilar a pastesua* (能夠飛簷走壁的盜賊) 的事，你是太拙笨了，不配；但你有的是力量與智慧。倘使能更有勇氣，儘可到海上去作一個販賣違禁品的人。我不是說你要絞死麼？但比之槍斃總好的多了。並且，倘使你能夠自己小心，在遊擊隊和海岸的防兵不能捕得你以前，你還可像君王似的快活呢。」

那個惡魔的女兒便這樣將她爲我決定的新生活指示給我，——說句老實話，那時我也只有一條路可走，現在我是受死刑的懲罰了！先生，這已不必我說了，她的勸誘，當然是毫不費力的使我決定了！我並且自想：由這種違法的危險的生活，我們還可更相接近。從此，我就可獲得她的戀愛；這必定能夠辦到。我常聽見人說，那些橫行安達爾沙，販賣違禁品的人，多是自己騎着駿馬，手中執着短銃，愛人跨馬在後面相隨。此時，我想着那美麗的吉伯色女郎隨在馬後，共同馳騁山谷的生活，不禁神往了。我便把這情形告她，她聽了笑的立不住身，對我說道，在用三根木柱搭成，上面張着油布的小帳幕中，每個 *Told* 都

偕着他的 *nomi* 休息：這是多麼有趣的生活呀。

『要是我與你同在山中，我一定常伴着你，』我說道。『什麼中尉，休想癩蝦蟆吃天鵝肉！』

『呵，你妒忌啦！』她回答，『這可不好呢！你真是這樣癡麼？我雖然不會向你要過什麼錢，你難道還不明白我是愛你的麼？』

她這樣絮絮的說着，我厭憎起來，幾乎一把想把她扼死。

先生，我們現在且把閒話擱過，卻說嘉爾曼給我弄了一套市民的衣服，我這樣遂瞞過衆人脫出塞維爾。我帶了一封巴斯廈寫給一個賣茴香酒人的信，到奇爾士去。在賣茴香酒那人的店中，一般私販常聚在一處。我既與他們相會，其中的首領名叫鄧開來，就邀我入夥。我們一同到高辛地方，我纔再與嘉爾曼相見，這是她與我先期約好的。這次的賣買，她給我們打聽消息；真的，這個職事她是再好沒有了。她剛從直布羅陀回來，有一船英



隊中的首領名叫鄧開來，就邀我入夥。

國的貨物馬上就會到來，她已與船長定好上岸的地點，叫我們前去運搬。我們這次便是到愛斯脫坡去領取船貨。我們把貨物的一部藏匿在山中，把其餘的運往龍達，由嘉爾曼先往佈置一切。她並通知我們，何時可以運入城中。第一次和其後幾次的賣買，都很順利。私販的生活比之當兵，真快活多了。我給

嘉爾曼備辦禮物。我是有錢，並有情人了。像吉伯色諺語所說的，『快樂的苦痛，不是苦痛，』
(Sarapia sat pesquital ne punzava) 我此時一點也沒有悔悟的心思。我們到處都受人款待；同伴也待我很好，都對我表示敬意。這是因為我曾經殺死一個人，而在他們中，實沒有這樣可以誇稱的功績。但是，在我的新生活中影響最大的，畢竟是與嘉爾曼的屢次相會。她比以前更與我要好了——雖然在她的同伴面前，她不肯露出是我情人的樣子，並要我說種種的誓，不得於此事說及一字。我一見着她，真是絲毫勇氣也沒有了，一切都唯她的命是聽。我以為這是忠誠的女子們謹慎於事先的常態，我愚蠢地死信着她是已完全改除從前的行爲了。

我們這一夥中，一共不過八個或十個人，除在有重大事情時偶一集合外，平時常是二三爲羣的散居在城市與鄉村中。我們每人都假裝有一種職業的樣子。有一個是補鍋的，一個是販馬的。我是一個賣雜貨的小販。但我因爲塞維爾那樁案子，很少到城市去的。



時候。有一天，也許還是有一夜，我們聚集在凡加山下，鄧開來與我最先到，他似乎精神很好。

「我們不久就有新夥友了，」

們不
久就
有新
夥友
了。」

他說。『嘉爾曼高明的手段，總算又實現了。她用了機謀，使在太里法獄中的她的 TOH 得以逃了出來。』

此時，我已經少許懂得一點吉伯色語，因為我的同伴所說的幾乎全是這話。我聽了 TOH 一字，不覺打了一個寒噤。

「什麼！她已有丈夫了麼？她已嫁過人麼？」我問。

「是的。」領袖回答，「她已嫁給加西亞了，是一個獨眼的，和她同是吉伯色人。他會被罰在獄中作苦工。嘉爾曼的手術真巧妙，能使她的 HOB 逃出獄來。呀！她的價值真可敵得一個金人呢！在二年以前，她就打算逃獄的方法了。直等換了獄官，纔告成功。她似乎要有了他，纔能安心。」

我聽了這話後的感想，你大概當能想像而得罷。以後，我就會着那獨眼的加西亞。他真是吉伯色族中所少有的惡徒，污黑的膚色，污黑的良心！我一生所交結的匪人，他真是最罪大惡極的了。嘉爾曼與他同來，在我的面前，竟喚他作 HOB。你曾經見過她的眼睛，她注視着我，她回轉身來並做出不屑的神氣。我氣極了，這天晚上竟不與她說一句話。第二天早晨，我們已打好包裹出發了，忽然覺得後面有十餘個騎兵正向我們追來。那個常自己誇口說殺人不眨眼的安達爾沙人，現出一種懦怯的神氣，大家都覺得驚慌。惟有鄧

開來，加西亞，嘉爾曼和一個愛加人氏名喚雷曼大陀的少年，仍舊非常鎮定。其餘的都棄去騾馬，逃進騎兵所不能追入岩谷中間。我們知道騾馬是無法保全的了，便把貴重的賊物解了開來，各自負在肩上。我們只得由峭壁峻坂上去逃性命。我們先把包裹擲下，自己竭力的支撐着身子，也衝了下來。此時，敵人已向着我們開鎗了。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子彈的聲音，心中很不安寧。一個人正在想望有嬌妻的時候，死的危險當然也不值得去試了。我們都勉強逃了性命，只有雷曼大陀因為腰間中彈倒在地。我棄掉包裹，想把他曳着逃命。

「蠢漢！加西亞說，『這種飯桶我們要他幹什麼？快把包裹拾起，不要落掉了絲襪。』」
「隨他去好了，」嘉爾曼對我說。

我曳了一程，覺得很為疲倦，就把雷曼大陀放在岩崖下面，休息一下。加西亞走了過來，對他的面孔就是一鎗。



我 掉 掉 裹 把 他 裹 着 命。
我 掉 掉 裹 把 他 裹 着 命。

「這樣，便誰也認不清楚是什麼人了！」加西亞望着他滿面彈傷的樣子說。

先生，我們所過的快樂生活，大概如此。到了夜間，我們在一樹林中憩了下來，我們都覺得非常疲倦，並且因為沒有了騾馬，食物也一點沒有。此時，你想那個萬惡的加西亞，幹什麼事？他從袋內取出一副紙牌，竟藉着薪火的光亮與鄧開來鬥起牌來了。我仰臥在地上望着星光，想起雷曼大陀，心想自己還是他這樣死的好。嘉爾曼坐在我的近旁，不時敲着響板，低聲唱歌。後來，湊了過來，好像要和我耳語的樣子，她竟對我吻了二三次：這實在我所不願的。

「你真是個惡魔，」我對她說。

「說的不錯，」她回答。

休息了幾點鐘，她便動身往高辛去，第二天早晨，就有一個牧羊小兒帶麵包來給我們。這天日間，我們整日的蜷伏原地，到了夜間，我們纔動身往高辛去。我們在路上等候嘉



「你
真是
個惡
魔。」

爾曼的消息，但是始終沒
有人來到了天明，我們看
見一個騾夫引導着一個
手拿陽傘的婦人和一個
女孩——女孩像是她的
婢女——前來，加西亞對
我們說道：

「現在有二個女子
和兩頭騾馬，這是聖尼可
拉司賜給我們的。照我意
思，很想有四頭騾馬，但是

不要緊：這總是我的賣買！』

他說罷便提了短銃，隱身在路旁樹叢中，鄧開來和我隨着他，離他稍後，看看那女子已行近前來了，我們便跳了出去，大喝驟馬停止。可是那個女人却不慌不忙，——實在，我們的裝束已夠她驚駭了，——大笑着說道：

『哈哈，你們這種 *lilipendi*（笨蟲）竟把我當作 *oridi*（貴婦人）起來了！』
原來正是嘉爾曼！她改裝得很好，要是她說別處的语言，真連我也認不出來。

她說着跳下馬來，輕輕的和加西亞與鄧開來說了一會；然後對我說道：

『金絲雀，我們在你未絞死前再會罷。我因為有事須到直布羅陀去，你不久就能聽到我的消息！』

後來，她指示我們一個大概可以躲避一時的地方，於是就互相分別。她真是我們夥中的救主。我們不久又接到她寄來的錢並一個報告。這個報告，真比我們一羣人還貴重。

報告說有二個英國貴族不久將自直布羅陀動身，由某路往古拉那達去。聰明的人想必一句話便可明白，他們有的是富裕的錢，加西亞意欲把他們都殺死，鄧開來和我反對他的計畫。他們倘肯將錢，表，以及襯衣，全部獻出——尤其是襯衣，我們最感到需要——我們儘可饒他們性命。

先生，人真容易變化呢，連自己也不知，不覺變成一個大盜了。因為遇着了美女，自己便昏昏沈沈毫無主宰；爲了她於是發生爭鬥，闖下了禍，無可存身，只好逃避山中，這樣遂漸由私販變成大盜，可是自己却毫不覺得呢。閒話休提，却說我們此時因爲打劫英國人這樁小案，覺得在直布羅陀附近已不能存身，於是便往隆達山間去躲避一時。你上次會說起郁斯馬力，我和他的相識便在那邊。他出去做買賣時，常帶着妻子同行。她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女郎，性情和氣，舉止溫雅，從沒有那種不堪入耳的言語，並且還非常忠貞，可是她的報酬呢，做丈夫的却待她很惡。他是一個蹂躪女子的淫棍，常虐待她，可是有時他

也不自知的自覺可羨。有一次，他竟用小刀刺她；然而她却反而更加愛他。說起女子的性質，便是如此，而安達爾沙的尤甚。她常以其臂上的創痕自誇，有時舉以示人，竟自詡為天下的至美。郁斯馬力真是一個不可共事的壞蛋，你也許能夠遇着。有一次賣買，我們和他合做，他的計策真好，貨色都入了他的手中，我們却得了一場襲擊。閒話說得太多了，且言歸正傳，却說我們久不得嘉爾曼的消息，鄧開來說道：

「我們最好須有一人到直布羅陀去打聽她的消息；她在那邊，一定已替我們安排下什麼事了。我本來很高興去，可是我在那邊的名氣太大了。」於是那獨眼的說道：

「我也是這樣。我對於蝦子們玩弄的次數真太多了，加以我只有一隻眼睛，尤易引起人的注意。」

「這樣說來，最好還是我去，」我繼下去說，心中以為可再與嘉爾曼相見了，頗覺得喜歡。「那末怎樣好呢？我們應該商量妥當。」



我扮作水果商人

九二

兩人回答道：

『你可先到聖羅加，
走什麼路，那隨你的便。
到了直布羅陀，你可先去尋
一個名叫羅六娜的人，她
是賣朱古律的；她既尋到，
那邊的事自然容易知道
了。』

我們三人約好同往
高辛，他們就在該地等我；
由我扮作水果商人到直

布羅陀去。在隆達的時候，一個朋友給我辦好護照，到了高辛，並給我配了騾馬；我這樣與他載了橘子與甜瓜，便向直布羅陀進發。等到了目的地，我一問羅六娜，原來她很著名，不過她是死了呢，還是下了獄，却不明白。我聽到了這事，纔恍然於近來我們和嘉爾曼的消息，所以不通的緣故。我於是便把騾馬卸在馬房，日間拿了橘子像叫賣似的遊行四處；至於我的目的，當然是想從此尋到一個熟識的人。直布羅陀人品很雜，從各處來的人都有，真像倍倍爾的塔一樣，你走不到十步，就可聽到多種的語言。我曾經遇着許多吉伯色人，但我却不敢信任。我試探他們，他們也試探我。後來纔明白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我這樣找尋了兩天，關於羅六娜和嘉爾曼的消息，依然是毫無頭緒；我心中思量着把橘子售出一點之後，還是回去報告他們。一天，傍晚時分，我正走下一條街，忽然從窗子中有女子的呼聲：『賣橘子的，此地來！』我抬起頭來，看見嘉爾曼正立在涼台上，身子倚着欄杆；她的旁邊是一個衣淡紅色制服，金色肩章，鬚着頭髮的軍官，樣子看上去像如一個大公。嘉爾

曼服飾，也很華麗；肩上披着披肩，髮際飾着金梳，衣服是綢製的；她仍舊機巧伶俐，與前相同，笑時頓足捧腹，像瘋狂一樣。有一個英國人，操着生硬的西班牙語，高聲呼我，說太太要買橘子，命我上去；可是嘉爾曼和我說的却是巴斯克語：『上來，不要驚奇！』實在，嘉爾曼並沒有足以使我驚奇的地方，我的再與她相見，實說不出是歡喜還是失望。一個身材高大，髮上敷着粉的僕役引我上去，並叫我走進一間裝飾富麗的室中。嘉爾曼立即用巴斯克語對我說道：

『當心！你要裝作一句也不懂西班牙語，並且與我也毫不相識的樣子。』

她於是轉向英人說道：『我說他是一個巴斯克人，你聽他的言語好不奇怪，多愚蠢的樣子！看他眼睛骨溜溜的多像廚房中的貓！』

『可是你，』我用我自己的語言說，『却大如厚顏無恥的王后。這次在情夫的面前，與你相見，我覺得非常不快。』

「呀，我愛！」她呼說。「你的所見，難道真如此麼？你這人，多嫉妒呀！爲什麼比康迭兒街的那晚以前更愚蠢了呢？你怕不知道——真是蠢才！——我是在用最巧妙的手段料理事情麼？這個房間便是我的；這個蝦子的金錢，也馬上將是我的。只要我牽着他的鼻子，領他到一個不能遁逃的地方去好了。」

「不過在我，」我回答，「你料理事情，將來若仍是這個樣子，可對不起，不得不實行禁止你下一次的方法了。」

「呀，可是真的！你竟真以爲是我的 *John*，有命令我的權力麼？獨眼的這樣說，不要緊，現在你也說起我來了。你想自然希望做我唯一的 *minchoro*（情人），要這樣纔能心滿意足！」

「他說的什麼？」英人問。

「他說口渴極了，希望有什麼東西給他喝。」嘉爾曼回答。她說罷便靠在沙發上面，

口中大笑着自己的翻譯。

先生，她前仰後合的笑着，話都不能說了。大家都和着她狂笑。那個高大的英人，像木偶似的也跟着笑；他命僕人倒什麼東西給我喝。

我正舉杯喝着，嘉爾曼對我說道：

『你可看見他手上那個戒指麼？你要是喜歡，我可以拿來給你。』

但我回答道：

『我們手中要如都有一個 maquila，（一種鑲鐵的手杖）我就讓獨眼的一隻手。』

『Maquila？他在說什麼？』英人問。

『Maquila！嘉爾曼仍舊笑着回答。『Maquila 是一種橘子。橘子叫 maquila，你想奇怪不奇怪？他說，要請你吃那種橘子。』

『好的』英人回答。『很好！明天就請把 *maquila* 帶來。』

我們正這樣說着，侍役傳言已開飯了。英人便立起身來，用手扶持嘉爾曼，——像她已不能獨立行走似的；他一面給我一枚銀幣。嘉爾曼始終笑着，對我說道：

『孩子，恕我今天不能請你同飯；明天閱兵大操的鼓聲響了之後，請你立即帶着橋子來。不但房子的陳設比康迭兒街好，我仍然還是你的嘉爾曼；這樣，我們就可商量大事了。』

我聽了却默不作聲，等到走出街來，聽見那英人在高聲的叫，『明天把 *maquila* 拿來。』接着我並聽見嘉爾曼的笑聲。

我走着，心中正自狐疑，不知如何是好。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早晨，我對這賊婦覺得非常憤怒，決意不去通知她，便離開直布羅陀。但是等到第一通鼓聲響了，我的勇氣，不知不覺便消歸烏有。我拿着橋篋便急往見嘉爾曼。我對她的嫉妒又發生了；我見她那雙

巨大的眼睛正在等我。拍粉的侍役引我進去。嘉爾曼即以他事叫他走開；等到室中只剩我們兩人了，她便笑聲如鰐魚似的偎倚在我的頸上。我從未見她有這樣可愛。她服飾華麗，香氣襲人，大如一個新婦，處在明几淨案，四壁網幕之間——唉！可是我却變來變去，依然是一個盜賊模樣呢！

『Minchorro』嘉爾曼說，『我很想把此地的東西都一概毀壞，把房子也放火燒了，逃到高辛去。』

接着便是假抱，便是狂笑！她跳舞着，把衣服都撕扯開來；真是猴子也不過如此。她做出種種面容，玩弄許多戲法。等到神色復了原狀，她對我說道：

『請聽，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要求他帶我到隆達去，我有一個姊妹——是一個尼姑，便在那邊。（說至此大笑）我們必須經過一個地方，我停一會對你說。你可以攔住他，搶劫他的東西。最好是把他殺死；但是，』她說着露出一種癡笑，這個樣子真是誰也學不

起來，——『你可知道你應該做的事麼？讓那獨眼的當先出來，你可稍許隱在後面。要知道這蝦子，非常強大有力，他並有很好的手鎗。聽清楚沒有？』

她說至此又格格的狂笑了一陣，這使我不覺吃了一驚。

『這個我不贊成，』我回答，『加西亞雖然是同夥，我却厭惡他。將來總有一天爲你解除他的束縛，但是我們的賬，只能照本國的方法計算。吉伯色事件，我是一個偶一爲之的人；當然我是像諺語所說的始終是一個純真的南華羅人。』(Zavatio fno)』

她答道：『你真是一個呆漢！白癡！一個完全的 Pavlio！你好像一個矮人，因爲能夠睡得很遠，便自以爲高大了。你既不是愛我的人——快給我滾出去！』

她一聲「滾出去！」但我却兀自不能出去。我答應她的吩咐，和同伴們齊在道上守候那個英人。她答應我假裝疾病直至要離去。直布羅陀動身往隆達的一天。這樣，我在直布羅陀又盤桓了二天。她大膽的假裝着到客棧來和我相會。以後，我辦好一點私事，就離



我把一將牌當面擲去

去城市。我既知道了那個英人與嘉爾曼通過的地點時間，便回轉會聚的地方。鄧開來與加西亞都在等我，我們在樹林中過了一夜，用松子生着火，很是煖熱。我向加西亞提議玩紙牌消遣。他當即贊同我的意見。到了第二圈牌，我宣布加西亞作弊。他只大笑着，我把牌當面擲去。他立起身來想拿短銃，但銃已給我用足踏住。我於是對他說道：

「據他們說你的刀法很好，你敢

和我一決勝負麼？」

我們這樣對峙着，鄧開來想給我們勸解；但我已擊了他數拳了。加西亞由憤怒而益奮激，便拔出刀來；我也老實不客氣拔刀應敵。鄧開來見我們已非可理喻，便走了開來。此時，加西亞蹲着身子，像一頭伺候老鼠的貓。他左手拿着帽子，當作盾牌；他的刀從右方向我殺來。這是一種安達爾沙的刀法。我立着像通常的南華羅人似的，在他前面的右方舉着左手，左足前進，把刀低執着大約與右腿相齊。我覺得比巨漢還要強有力。他像電光似的向我射來，我把左足一轉，他就撲了個空；我立即奮刀疾擊，正中他的咽喉。刀傷很深，我執刀的手差不多能碰到他的下頷。我用力把刀抽出，刀即折爲兩段。於是一切都完了！刀傷處血如泉湧，差不多有我手臂這麼大。他倒仆在地上像木頭一樣。

「你爲什麼這樣？」鄧開來說。

「請聽，」我說，「因爲我們勢不能兩立。我愛嘉爾曼，我要我是她唯一的情人！加西

亞不僅是野蠻殘忍，他對可憐的雷曼大陀的事，我也不能忘記。現在我們只剩二人了，但我們是好朋友，咳，不知你能以我爲可共生死的朋友麼？

鄧開來便伸出手來，他已是五十歲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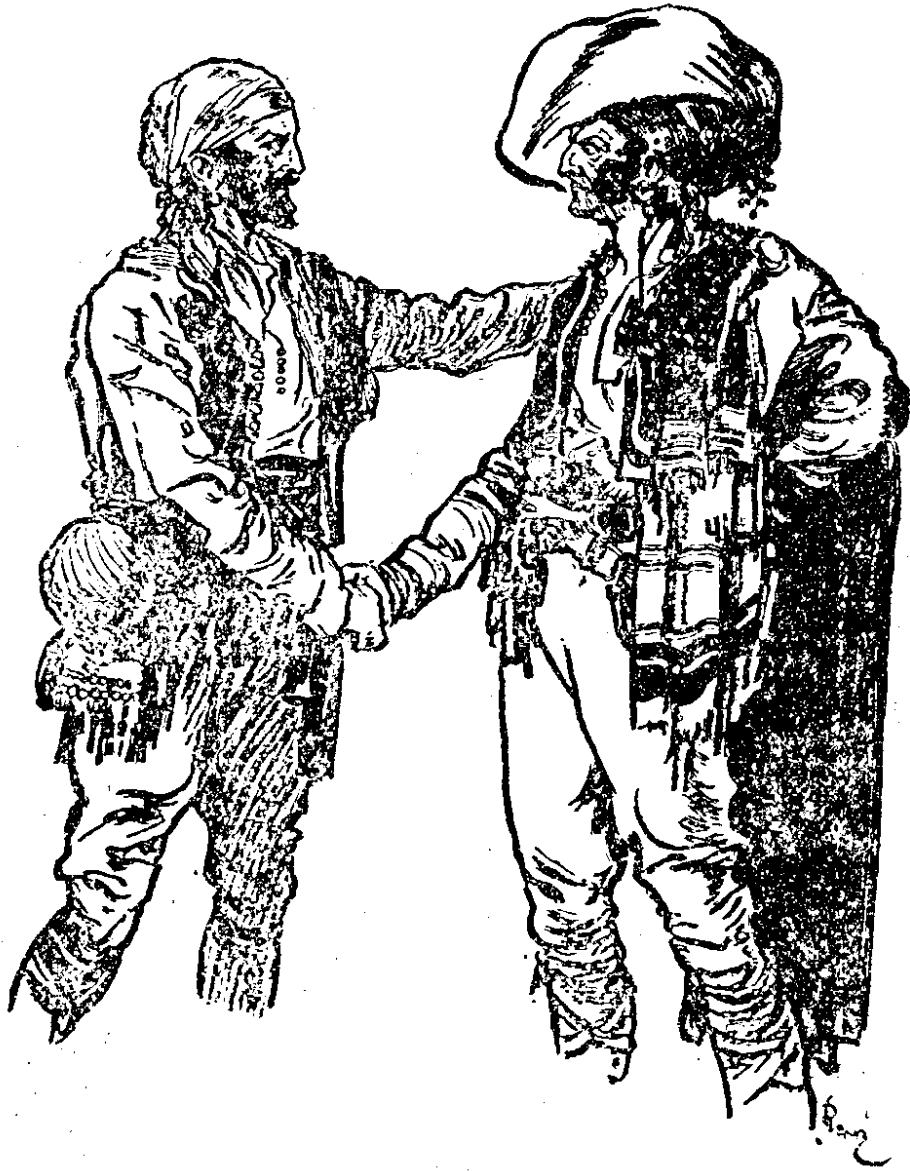
「唉，戀愛的事情，請你不要煩心，」他說，「你倘使向加西亞要求嘉爾曼，實在他儘可輕而易舉的讓給你。現在我們只有二人了——明天怎麼辦呢？」

「這都由我來，」我回答，「我現在是連全個世界都不在意了！」

我們埋葬了加西亞，一面把營幕移去二百步。第二天，嘉爾曼與那個英人帶了兩名驢夫，一個僕役來了。我對鄧開來道：

「我來對付那個英人，你請驚散其餘的人，他們都是沒有武器的。」

這個英人真勇猛，要不是嘉爾曼牽制他的手臂，我險被他擊斃。閒話略過，我這天總算恢復了嘉爾曼。我第一句就告她說她現在是寡婦了。她後來纔明白我的語意，於是說



鄧開來
便伸出
手來。



道：

一〇四

「你始終是一個癡子
在理，加西亞應該殺你，你們
南華羅人常是這樣愚妄，但
他却打勝過許多強如你的
人。現在，他的死期大概到了；
你的也許就來了罷。」

「可是你，若不真實的
做我的 Fomi，你自己的或
者也來了。」我回答。

「很好！」她回答，「我

在咖啡粉中，常看見我們的運命同在一處。但是要他播了種，他纔能收穫！她說罷把響板敲着，像她平時跳舞似的；她遇有不如意欲消遣煩悶時，常是如此。

人當說到自己的時候，異常易忘却別人。以上的許多瑣事，你聽了一定要覺得討厭，但是也馬上就可完了。我們以後，這樣的生活過了久久，鄧開來與我合着幾個夥友，我們比以前更互相信任。我們專做私運貨物的事，說句老實話，有時也攔住行人，肆行劫掠，但這是我們最後的手段，非至窮得不能生活的時候不用。並且，我們對於旅客，也從不傷害，我們的目的只在劫取其財物。

我與嘉爾曼，以後快快活活的過了許多月；她對於我們的賣買上仍是非常有用，如通報消息，使我們得不致爲軍警所捉獲。她有時在馬拉加，有時在科陀華，有時在古拉那達；但是若我有一句話，要她在某處相會，不論是小客棧，是營幕中，她常能遵約而來，只有一次在馬拉加，她正在一個富商的身上施展法術；她的意思，也許想重演一次直布羅陀

的故事。可是我却不管鄧開來的勸告，毅然於日間前去找她。我一尋到了她便把她帶回來。當時，我們曾有激烈的言語。

『你可知道』她說，『自從你真正變成我的 JOHN，我比你是我理想的情人時，更不介意了。我生平不喜歡有人來管我，來擾我；我所喜歡的是自由，要能夠依着我的意思隨便幹去。請你當心，不要太使我難堪。倘是你仍這樣逼迫，我一定去找一個人，像你待加西亞這樣待你。』

鄧開來極力替我們和解，但是我們因言語的衝突，煽起中心的憤怒，我們到底不能如前的和合無間了。過了不久，惡運又降在我們，軍隊向我們襲擊了。鄧開來與夥中兩個同伴，都被殺死，還有二三人是被投入牢獄。我受了重傷，要是沒有我這忠心的馬，一定要落在軍士的手中。我身上中了子彈，疲倦得要命，和一個唯一的夥友躲避在樹林中。當下馬的時候，我灰心極了，自想這次，像叢林中負傷的兔子似的，死期大概不遠了。同伴把我



她把我帶到古拉那達

扶入一個我們所認識的山洞中，他於是便去見嘉爾曼。她那時在古拉那達，立即回來看我。她在我身旁跬步不離的伴了十五日；她真是眼也不會闔過；她盡心的看護我，是女子們爲其愛人兩盡力所不會有的。後來，我能夠起立行動了，她就祕密的帶我到古拉那達。吉伯色人到處都能給我們打算安全的居處，我這樣又過了六個多禮拜。我們所隱居的房子，隔着官署不過二家，他們是在懸賞購緝我的。我從門縫中常看見他們走過我的門口。後來，我身體復原了，但我以在病牀上所反省的結果，決

意改變我的生活。我同嘉爾曼商議，從此離開西班牙到美洲去過正當的生活。她聽了對我大笑。

『種白菜那樣的生活，我們是不相宜的。』她回答。『我們的命運，已註定須以 Pylios 爲生。最近，我已和直布羅陀的南星倍約瑟商量妥當，同做一樁小買賣。他有一批棉織物，你只須去幫他偷運好了。他知道你還活着，在等候你呢。要是你毀約不去，我們對直布羅陀的朋友，怎麼說呢？』

我聽了她的勸誘，於是又繼續我下流的生活。

當我們躲在古拉那達的時候，正有鬥牛戲，嘉爾曼曾前往觀看。她回轉家來，說有一個非常壯悍的鬥牛的勇士，名叫婁客士。她連他馬的名字，他繡花的背心值多少錢都知道。此時，我還有一個同伴隨我，他名叫伊南尼多。大約數天以後，他對我說嘉爾曼伴着婁客士在查喀丁河岸的商人家中。我不禁吃了一驚。我於是質問嘉爾曼是怎樣與鬥牛的

人相識的，意思到底打算怎樣。

『他』她回答，『我們可向他想法子呢。在波濤滾滾的河中，有的是水和石。 (Ten sos sonsi abela Pani o rebleudani terela——Gypsy proverb.) 他在這次鬥牛戲中曾經獲得千二百里爾 (real，每里爾約當我國一元半。) 這隨我們的便，或者奪了他的錢，或者你若願意，他是一個勇敢善騎的人，我們還可邀他入夥。譬如有什麼人死了，你一定要找人補充，請邀他合夥罷。』

『我不要他的錢，也不要他的人。』我回答，『我禁止你同他說話。』

『當心！』她回答，『如有人要我做什麼事，我是馬上就會幹的。』

此時恰好，那鬪牛的到馬拉加去了，我就幫着猶太人私運棉紗。這次賣買，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嘉爾曼也是這樣。我忘記婁客士了；也許嘉爾曼也忘記了，——至少是那時候。此先生，我和你第一次在蒙的拉附近的相見，以及後來在科陀華的會面，便是在那時候。

上一次會見的事，我不說了，你也許比我更明白。嘉爾曼曾經竊了你的表；她遠想奪你的錢，尤其是你指上的那個戒指；她說是一個魔力的指環，一定非奪了不可。我們爲了這事，曾吵過嘴，我打了她一下。她面色鐵青，淚流滿面的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哭；因了她的哭泣，我也覺得非常難受。我求她的恕宥，但她整日的只是悶悶不樂；當我動身往蒙的拉去的時候，她竟負氣不與我接吻。我的心中很爲悵惘，但過了三天，她快活得和百靈鳥似的前來見我了。一切都已忘懷，我們像一對愛人似的過了二天情愛生活。臨別的時候，她對我說道：

『科陀華就有賽會，我要去看看，倘若看見誰有錢，我就來通知你。』

我便讓她前去。獨居無聊，我不禁想到賽會，想到近來嘉爾曼性質的改變。心中自想，她預先對我讓步，大概知道從前的不是了。此時，有一個農夫告我說在科陀華不久將有鬪牛戲。我聽了這話，熱血沸騰了，像狂人似的便趕往科陀華。農夫將婁客士指點給我，我

看見柵欄旁邊，坐着的正是嘉爾曼。我一見了她，立即明白事情果不出我所料。婁客士鬥牛，手段敏捷，像我所預料的一樣。他用手抓過牛身的絲帶，就遞給嘉爾曼。嘉爾曼接了，就加在自己的髮上。牛像是代我復仇，猛衝過去，婁客士連人帶馬，都被推倒，牛在他們的上。面。我一望嘉爾曼，她已不在座上了。此時，我因爲真不能毅然走開，便一直等到牛戲完畢。我回轉那所房子，便是你業已知道的。我整個晚上，獨自個靜等着。到了二點鐘光景，嘉爾曼回來了，看見我似乎有點奇怪的樣子。

「我們走了，」我說。

「很好，」她回答，「我們走罷。」

我配好了馬，叫她坐在馬後。我們這夜雖同在馬上，却彼此不交一語。到了天明，我們便在一個寺院旁邊冷靜的客棧，下馬投止。我開口對嘉爾曼說道：

「請聽我說！我是什麼都忘懷了；從前過去的事，我都不說。我只求你答應我同往美

洲，在那里安安穩穩的共過一生。」

「不，」她帶着愠怒的口氣答。「我不願到美洲去，我只喜歡在此地。」

「因為你與婁客士親近，」我說。「但是你不要以為他痊愈了；他就能強健和前一
樣。你想，這於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早已倦了，我不願再來殺你的情人了；我將來要殺的還
是你！」

她張着那雙利害而巨大的眼睛，呆呆的看着我說：

「我常常想到你是將來殺我的人。當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我在門口就遇着一個
教士；今天夜間我們離開科陀華，你可看見什麼東西？不是有一頭兔子從你馬脚間跑過
麼？[？]唉，事情已早註定了！」

「嘉爾曼，」我問道，「你可真的不再愛我了麼？」

她默然不答。她交着兩脚坐在席上，用手指在地上畫種種的東西。

「嘉爾曼，我們來把生活改變一下罷。」我懇求的說。「我們從此同到一個可以共同生活不相離別的地方去。我們現在已有百二十個屋查（*ondra* 金幣名）埋在距此不遠的樹下。此外，在猶太人倍約瑟那邊，我們也有錢存着。」

她微笑着答道。

「我最初就知道要到這地步，不過你到現在纔明白罷了。」

「請你仔細想一想罷。」我接着說。「我已不能再忍耐了，沒有這種勇氣了！請你快把旨意打定；我也從此決定自己的志向。」

我就離開了她，向教堂走去。我看見一個教士正在禱告。我靜靜的等他把禱辭完了，也想前去禱告；但似乎覺得不可能的樣子。後來，他立起身來，我就走上前去。

「長老，我說，『你可能替一個在大危險中的人禱告麼？』

「朋友，凡是苦惱人我是什麼人都替他禱告的。」

「你能夠替一個靈魂，不久就要顯現於上帝之前的禱告麼？」

「可以的。」他回答。他目不轉睛的看著我，像我的態度有什麼奇異的地方，希望我能夠告他似的。

「我在以前，似曾看見過你呢，」他說。

我把一枚銀幣置在凳上，就問，「請問你什麼時候做彌撒呢？」

「要再過半點鐘。那邊客棧主人的兒子，就會到此地來。少年，你在良心上有什麼苦痛呢，請告我罷。你的意思可要聽一個基督徒的勸告麼？」

我不禁要哭出聲來。我便說去去就回，急急的走了出來。我臥在草地上面，直到聽見了鐘聲。我立起身來向禮拜堂走去，但仍舊立在門外，不敢進去。等到彌撒完畢，我就回轉客棧。此時我心中頗希望嘉爾曼已經跑了；因為她儘有偷了我的馬私自逃走的可能。但是她依舊在原處。她是怕着我，這話恐怕誰也不能說。當我走開的時候，她把衣邊拆開，將



她聚精會神地在試她的法術

錫箔都拿了出來。她此時面着桌子坐地；她目不轉睛的注視碗水中沉着的錫箔，她還依舊把錫箔投入水中。她聚精會神的在幹她自己的事，她在初時竟沒有看見我走了進去。她拿起一片錫箔，反覆的細看，面上似有憂愁的樣子。她口中低唱着吉伯

色人祈求馬來巴地拉，——是唐白特羅的妻子，吉伯色人喚做 Bari Crallisa 或「吉伯色人的女王」——的神奇的歌曲。

「嘉爾曼，」我說，「請你隨我來好麼？」

她把碗擲開，就立起身來；她戴好面幕，像如預備出發。他們帶過我的馬來，她騎在我身後，我們就這樣離去客棧。

「我的嘉爾曼，」我過了一會說，「你可真心隨着我走麼？」

「正是，我願隨你去死；但已不願與你再共生活了。」

我們走到了一個僻靜的山谷，我就勒住了馬。

「可就是此地麼？」她說着隨即跳下馬來，她除去了面幕，一把拉下擲在地上；她一動不動的立着；她手攙着腰，目不轉睛的望着我。

「我已明白了，你是打算把我殺死，」她說，「這是命該如此；但你終不能逼我答應。」

「我勸你不要胡說，」我說。「請聽我的話。過去的一切，我們都不要放在心上。你當然知道，昏然失其自主能力的是我自己；我爲着你所以落草，所以殺人嘉爾曼我的嘉爾曼乘現在讓我來救你，把你和我自己一齊救起！」

「郁斯，」她回答，「你所說的，我實在不能答應。我已不愛你了；可是你仍舊愛着我，因此你打算殺我。我很容易說句誑話就騙過你，但我殊不願如此。我們間的關係已早消滅了，你像我的 LOB 似的，固有權力可以殺死你的 LOBI，但嘉爾曼所望的是自由。她生來是一個吉伯色人，她要仍舊如一個吉伯色人似的而死！」

「那末，你已愛婁客士了？」我說。

「是的，我已愛上他了，像對你似的，不過一時，也許比你還要短促。但在目前，我却什麼人都不愛。我恨我自己從前會愛過你。」

我聽了她的話，不禁把身子跪在她的面前。我執住她的兩手；我眼淚如雨的都滴在



前面的她在跪我

她的手上，我不禁想起了與她共同生活時的快樂。我向她懇求，願意仍舊做盜，只要她能夠喜歡。我什麼事都可以，先生，什麼事都可以。只要她依然能夠愛我，我什麼事都可聽她。但是，但是她却說：

『要想我再愛你，這事已不能夠了！我已不願與你共同生活了！』

憤怒昏迷了我的心意，我就拔出刀來。我以為她見了這樣子，必定非常恐懼，向我求饒；但她真是一個惡魔。

『我現在最後一次問你，』我喝說，『你可願仍舊隨着我？』

『不，不，不！』她頓着足回答。她除下我給她的那個戒指，隨即擲入叢葦中。

我向她戳了兩刀。刀便是加西亞的，我自己的折斷之後，我就把他當作已有。第二刀戳去，她一聲不喊的就倒在地上。直到現在，我還能想像起她那雙漆黑的眼珠，目光炯炯的向我凝視着，後來始漸漸的閉了。我如癡如醉的在她屍身的旁邊呆立了久久。我記起



我戳了她兩刀

嘉爾曼曾經說過，她是喜歡埋葬在樹林中。我用刀掘好一個墓穴，就把她放在當中。我爲着戒指尋了久久，最後纔給我尋到。我將戒指也放在墓穴，並給她豎了一個小十字架。這個舉動，也許是錯了罷。我於是重上了馬，就向科陀華直奔。我到了第一個駐兵的地方，便自己報名自首。我說，我已殺了嘉爾曼，但我却不願說出她埋骨的地



了。我 也 這 事。
錯 許 事。

方來，那個教士，真是一個聖人。他給嘉爾曼禱告，他爲着她的靈魂，給她誦彌撒經……唉，可憐的女人！這完全是吉伯色人人的罪惡，把她造成這個樣子！

● 彼特羅王 (Don Pedro) 一天，深夜出遊，在街上碰到了一個替歌妓拉琴的人，不知怎樣起了衝突，彼特羅王就一劍把他殺死。那時適有一個老婦，手中拿着小燈 (Candilero) 看見這個情形，彼特羅王的相貌與衆不同，所以老婦很容易記出。第二天，法官就把這事件向王啓奏，說：

「陛下，昨天夜間在某條街上有人爭鬥，一個爭鬥的被殺了。」

「那個凶手你可打聽明白沒有？」

「陛下，已打聽明白了。」

「那末你爲什麼不懲辦他呢？」

「陛下，微臣在恭候聖旨。」

「照法律辦就好了。」

原來不多時前，王正發出一道命令說，凡有爭鬪，不論什麼人，都須梟首，懸在相關的地方示衆。法官領了旨意，心想王是不能梟首的，便把王半身像的頭砍了下來，陳列在街上的壁龕中，用代梟罰，並以明王的令出必行。百姓們覺得這個辦法都很滿意，因為發見這事的是那手拿小燈的老婦，所以便名曰小燈街 (Candlejo Street)。

這是一種塞維爾地方的傳說，彼特羅王的半身像現在還在，可惜已不是古代的了。

② Rom 意爲情郎，Romi 爲戀婦。

③ 西班牙槍騎兵服裝作黃色。

④ 絞刑架爲最後處絞刑那人的寡孀，此處所謂木腳的寡婦，即指絞刑架而言。

⑤ 此係普通西班牙兵士的食糧。

⑥ 因為該地英兵的服裝，作蝦子色，故云。

⑦ 古代想建之於 *Samar* 地方的塔，本來擬高至與天相接，後因語言舛雜，中止。

⑧ 吉伯色諺語：“*Or esorjé de or narsichisicé, sin chismar lachinguel.*” (矮人的希望
在能夠睡的很遠)

附
筆

附錄

在西班牙地方，我們仍舊可以找到許多——恐怕比從前更多——的遊蕩民族。他們散處在歐洲各地，通常有 Bohemians, Gipsies, Gitanos, Zingari 等等的名稱。在西班牙的，大多數是住居——也許還是說漂流——於東南各省，如安達爾沙，如愛斯脫來馬杜拉，如茂西亞王國，在加太羅尼亞的也不少，他們常由此地漂流到法國。我們在南部的城市都可以見到普通的男人們，或者做馬販，或者做獸醫及騾夫；還有些人則修補銅鐵器皿，當然像私運，及其他不法行爲的也不少。女子們或者賣卜算命，或者乞食，或者出

售各種有毒和無毒的藥材。

說起吉伯色人體格上的特點，我們一見就可看出，真比用言語來描寫他還要來得容易。我們只要認識其一人，就能在無數的異客中，指出誰為吉伯色人。因為他們的面貌表情，尤與別種民族不同。他們的膚色，棕黑異常，常比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的其他人民為甚。由此特點，所以一般人常稱之為 *Ole*，意即黑色人民，以為區別。此外，他們眼目的地位，稍有偏斜，且凹進甚深，烏珠漆黑，四周是長而濃的睫毛。他們的表情，可說是和野獸一樣。凶悍與怯懦，同時都非常顯著。我們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的眼目，實與其民族性非常適合。他們狡詐大膽，但如 *Panurge* 的亦非常畏禍。吉伯色的男子們，大都孔武有力，敏捷靈活；可是我却不會見有非常剛勇的。在日耳曼地方，吉伯色女子多非常秀麗；而在西班牙的 *Castanas* 則尤為嬌美。她們自幼即許給人家，一到做了母親，便態度凜然不可侵犯了。他們無論男女，其不潔的習慣，真令人不可思議。我們對於頭髮，雖然有一種

油垢污穢粗惡不堪的觀念，但若未見吉伯色老婦的頭髮，到底很難想像得到。在有些安達爾沙的城市，少年女郎頗得人尊敬，所以她們也知稍稍修飾。像我們所禁止的狂歡節的跳舞似的，常以此種歌舞鬻錢的便是一般妙齡女郎。英國教士巴羅 (Barrow)，他曾著了兩種有趣的東西研究西班牙的吉伯色人，且曾以聖經會之力想使他們改宗耶教。他說要想使一個 *gitana* 偏愛一個異族的男子，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但是由我之見，他們那種孤僻獨特的態度，未免言之太甚。總之，他們的大多數都是與奧維特 (Ovid) 著作中醜惡的女子，*Casta quam nemo rogavit* 同樣。至於那美貌的呢，則像西班牙的一般女子似的，很難獲得滿意的愛人。他須向她們獻媚，他須尊敬她們。巴羅以此為其道德的特點，毋寧是指他自己，尤其是指他簡潔的良心而說。他說，有一個荒淫的男子，是他所認識的，曾以多金賄一美麗的 *gitana*，但卒無效。我將此事告給一個安達爾沙人，他說，你倘如以少許之錢，那便可得更好的效果了。因為以巨金與吉伯色女郎，其無益於

爭正和勸她以百萬金與旅館的侍者一樣。但是雖然如此，吉伯色女郎常能忠於其夫。她們能不顧危險與苦難，在必要時幫助他們。吉伯色人有句話叫做 *hobi*，意思便是配偶，以我之見，大可由此看出他們對於婚姻的重視。他們最重要的道德觀念，大概便是一種忠義之心——要是我們能以他們個人對種族的忠誠的態度說：如他們對種族的幫助，如他們以禮讓維持彼此的和平等。因此，在他們的祕密團體及違法的結合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同樣忠義的道德來。

數月以前，我到伏斯奇斯的一個吉伯色部落中去。茅屋中有一個老婦，是部落中的「長輩」及一個害着重病的生客——也是吉伯色民族。他離開調護周到的醫院，寧願死在其同族人的中間。他在老婦的帳幕中住了十三個星期，真比子女親戚還看待得體貼。他有一張很好的草榻，攤着雪白的被單；而他們自己呢，共十一人，大家都擠在三尺長的木板上。他們的情誼是多麼重呀！那個待遇賓客非常殷勤的老婦，曾在病人面前對我

說，“Singo, Singo, hornte hi mulo.”（他不久就要死了！）總之，吉伯色人的生活實在困苦到萬分，所以他們對於死的到來，絲毫不感到驚駭。

吉伯色人最可驚奇的特性，是他們對於宗教，大都不甚注意。當然，他們不是自由思想者，也不是懷疑主義者。並且他們也從未有無神主義的主張。在宗教信仰非常之深的地方，他們常採納當地的宗教，隨地變更。至於各種迷信，在未受教化的人民是當作一種宗教情感的，他們也是毫無所知。這可知他們不如一般對於他人抱着懷疑的人似的心中存着何種迷信。雖然，據說西班牙的吉伯色人，對於死屍，有一種非常的恐懼，不敢相近。所以他們沒有人肯爲了錢的緣故把屍身運至墳山。

我據人說吉伯色女子，有許多到外邊來做占卜星相的生涯。她們的獲利倒也不少。但是最大的一部分還是售賣春藥媚術之所得。她們不僅安慰人無可着落的心，引起木然無知的人對戀愛的想念；她們在必要時，並念咒喚召鬼物以爲幫助。去年有一個西班牙

牙太太曾對我說一則故事。有一天，她走過亞爾克拉街，心中覺得頗為煩悶，如在想念什麼事的樣子。一個坐在步道上的吉伯色女子，看她走過，問道：

「太太，你的丈夫棄掉你麼？」這的確是事實。

「我給你使他回心轉意，好麼？」聽了這個提議，你想她是多麼高興呀。以漫不相識的路人於一見之下，便能識得心中的祕密，她當然是深信不疑了。但當時因為在馬德里繁盛的市街上不能幹這事，她們約好於第二日相會。

「使一個不忠於妻的丈夫，叫她回心轉意，這是最容易也沒有了。」吉伯色女子說。『請問你可有一條手帕，或者披肩，或者面幕？不過要是他給你的。』

於是拿出一條手帕。

「現在請用紅色的絲線在手帕的一角，綴一枚 *piastre* 銀幣；在還有一角綴一枚 *demipiastre*，還有一角綴一枚小錢，還有一角綴一枚雙 *real*，再在中央綴一枚金幣，

最好是 *doubleon*！

在手帕上都照她的話綴上了 *doubleon* 及其他錢幣。

『請把這手帕給我。等半夜時分，我要拿去見 *Campo Santo*。你要是想去見見這個玩意，可以和我同去。我包你明天一定能回復你的愛人。』

吉伯色女人獨自個帶了手帕去見 *Campo Santo*，太太沒有同去，因為她很怕魔鬼隨着她……此後，這位不幸的太太，她的愛人有否歸心，手帕有否還來，那我却要諸君自己去猜想了！

吉伯色人因此種惡行，所以頗為人們所厭憎；但是他們在一般未受教育的人們中間，却很得尊敬。他們也常以此自豪。他們自以為是智識上的優秀民族，對於以好意相待的人們，反非常憎視。

『*Gentiles*（非耶教徒）都是癡子，』一個伏斯奇斯的吉伯色女子對我說，『所

以什麼都說不進去。一天，一個農婦在街上喚住我，我便隨着到她的家中去。她的火爐正冒着煙，她要求我念咒把煙除去。我先叫她給我一大塊的醃肉，我使用 *Romany* 語喃喃的念着：「你是癡子，你生來是癡子，你到死還是癡子。」當我走到門口，我使用完全的日耳曼語對她說，「要使爐火不冒煙的法子，最好是不要點火。」我說着便逕自走了。」

至於吉伯色人的歷史，則還是一個問題。據說最初出現是在東歐地方，人數很少，大概當十五世紀的初葉；但是他們到底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到歐洲來，這些問題却沒有人知道。並且，更可奇怪的，他們在這樣短的時期間，在彼此遠隔的地域內，何以人數的增加竟這麼迅速，這個問題也沒有人知道。原來他們對於自己的民族的來源，迄無什麼傳統，保存至今；雖然有許多吉伯色人自說是來自埃及，但這是因爲在他們間有一則非常通行的古代的神話，因而誤會的緣故。

大概研究吉伯色語的一般東方學者，多相信他們是來自印度。真的，在吉伯色語中，

有許多語根及文法的形態，是與從梵文所生出的成語相同。或者以爲吉伯色人長久漂遊各地，所以其語言中很多採取外國語的地方。如希臘語，在吉伯色語中就含的很多。——例如 *cocal*，意爲骨骼，係從 *kokkayov* 而來；*petalli* 意爲蹄鐵，係從 *ferayov* 而來；*gad* 意爲指甲，係從 *gocoi* 而來等等。至於今日，吉伯色人的語言，簡直與其民族中有許多部落一樣，紛歧得很。

吉伯色人對於其所流寓的地方的語言，簡直說的比自己古怪的成語，還要來得順口。此種成語，他們除當生客之前，爲言談自由起見外，是很少說及的。日耳曼的吉伯色人與西班牙的吉伯色人，他們斷絕交往已幾百年，但是我們比較彼此的語言，仍舊可以找到許多相同的字句。固然，他們原來的語言，因爲與開化民族的接觸，使他們不得不採用其語言，已多少有顯著的改變了。因此之故，日耳曼地方的吉伯色人與住居在西班牙的，以彼此語言的殊異，竟致不能交談，雖然他們只須變換幾句成語，便可明白彼此所說實

係同出一源的。總之，有幾個通用的字，却是不論那一種吉伯色語，都屬相同的。據我在各種字彙中之所見，例如水作 *pau*，麵包作 *manro*，肉作 *mas*，鹽作 *lon* 等。

至於數字，則各地大都相同。日耳曼的語言，似乎比西班牙的更純粹一點，因為比較多保存着些古代的文法的形態，而西班牙的則另外採用了 *Castilian* 形態之故。但有些字，却是例外，我們可以從此看出古時通用的語言。日耳曼語的過去時，大概在命令語式的後面加上 *ida*，使得，因為命令語式，常就是動詞的語根。至於西班牙方面，則其動詞的變化，都照着 *Castilian* 動詞的第一變化。譬如從無定語 *janar*，意思是食，則應改為 *jané*，我食過了；*illar* 意思是取，則應改為 *illé* 我已取了。但是年老的吉伯色人，却也有說 *jajon*, *hillon* 的，除此以外，動詞中保着古代形態的，我不知道可還有否。

我對於吉伯色語的智識雖是很少，但我却已賣弄了不少的本領，現在似應該來說

一說法國盜賊們從吉伯色語借得的切口了。如“Les Mystères de Paris”曾說在下等團體中，所謂 chourin 意思便是刀，這是純粹的吉伯色語，在普通的語言中作 chouri 維杜克 (M. Vidocq) 稱馬作 gras，這也是一句吉伯色語，便是 gras, gre, graste, gris。再像 romanichel 在巴黎人的暗語中意思是指吉伯色人，這便是 rommané tchave (吉伯色兒童) 之訛。在語原學中，有一字我覺得可以自傲的，便是 frimousse 意係面貌儀容。此字通用得很，學校兒童都知應用，直到現今還是如此。此字最初見於奧定 (Ordin) 在一六四〇年所著的奇異的字典中。現在像 frta, fra 在吉伯色語意思即面貌，而 hai 一字，則亦具有同樣的意義——相當於拉丁字 os。故像 frlanoui 那樣的合成字，吉伯色人是一見就會明白，我相信這大概便是他們語言的特性。

嘉爾曼的讀者諸君，我這樣把自己對吉伯色的研究說了一大套，你們大概也儘有

相當的理解了。我現在要借用一句諺語來作本文的結束，諺語說：
panda nasti abela macha.”（把嘴唇閉着，蠅便無從飛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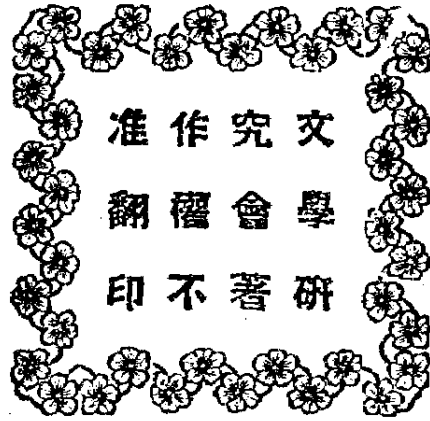
“En retudi

● 日耳曼地方的吉伯色人，他們對於 *Q. q.* 這字，雖然也明白，但不願人家這樣叫他們，他們自稱

常作 *Romané tehavé*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CARMEN
 By PROSPER MÉRIMÉE
 Trans. by C. Y. FA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嘉爾曼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譯者	著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樊仲禮	梅禮美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漢口 關嶺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上海 北河南路北首 寶山路		

